

## 從〈西塞漁社圖〉的題跋

### 看李結生平與南宋士大夫的書法

【內容提要】本文敘述南宋初完成之〈西塞漁社圖〉的背景，畫家李結和他的七位士大夫友人在朝廷外則乞和、內則鞏固君權的政局中展開仕途。龐大的官僚體系和「包容政治」所帶來的因循矛盾，使這批士大夫在競逐浮沉於官場之餘，衷心嚮慕著隱逸的園林生活，而這種思想一旦與南方特殊的地理環境結合，就產生了像〈漁社圖〉這樣以「漁隱」為主題的繪畫藝術。文中經由〈漁社圖〉的題跋，介紹七位南宋士大夫精英的生平，除了畫家李結來自浙江吳興，七位題跋人則分別來自江蘇（范成大）、安徽（尤袤、王蘭）、江西（洪邁、周必大）、和四川（趙雄、閻蒼舒）。這些地區不僅代表南宋所統治的精華區域，由此也可以看出南宋人才分佈的結構。另外，題跋中揭示了他們與李結的交遊和互動，以及李結求跋的經過，不但讓讀者進一步了解李結的生平，也隨著跋文的進展，如同與畫家一同體驗了他繪製〈漁社圖〉的動機與心路歷程。〈漁社圖〉題跋的文字不僅透露出題跋人本身的學識與文采，題跋人的書法更是值得欣賞與研究的對象。七位題跋人的書法各具特色，代表宋代書法整體成就中的一個環節——尤其是從北宋四大家過渡到南宋張即之的這一階段，七人當中，以范成大的書法最為傑出。

從〈西塞漁社圖〉的題跋看李結生平與南宋士大夫的書法

· 六五 ·

馮幼衡  
旅美學人

〈西塞漁社圖〉（現藏紐約大都會博物館，以下簡稱〈漁社圖〉）【圖一】是南宋士大夫、詩人兼畫家李結（西元一二四一—一九七以前）繪於孝宗乾道六年（一一七〇）的作品，【註一】畫中描繪他位於西塞山前的「漁社」——既是他的隱居之處，也是他的詩社。李從四川總領任內退休後，就退隱至家鄉浙江吳興的西塞山，體驗唐代詩人張志和在〈漁歌子〉中所揭示的，在西塞美景前作個快樂漁人的自在生活。此畫後面附有題於一一八五至九一年間的七個跋，題跋人范成大（一一二六—一一九三）、洪邁（一一二二—一二〇二）、周必大（一一二六—一二〇四）、閻蒼舒（一一一五—一一七五進士）、王藺（一一二八—一一九二）、趙雄（一一二九—一一九三）、尤袤（一一二四—一一九三）俱是南宋士大夫中的翹楚，其中范尤是南宋四大詩人之二，他們或為李的好友或為世交，他們的跋語不但足以反映出彼此的學問、友誼、當時的官場文化，並且讓我們得以一卷在手，飽覽南宋士大夫的書法藝術！

日本學者青木正兒（一一八七—一九六四）指出，題跋的風氣始於唐朝，盧鴻（活動期間七一三—七二九）〈草堂十志圖〉的摹本上有二則晚唐人所作的畫跋，是迄今所知最早的例子。【註二】到了十一世紀中期，北宋的蘇軾（一〇三七—一一〇〇）、黃庭堅（一〇四五—一一〇五）才開始全面探索題跋寫作的各種可能性，無拘無束的在題跋裏進行藝術批評、討論藝術創作過程、並提供畫作和畫家的背景。從此以後，當觀者想進一步欣賞和了解一幅畫作，題跋都扮演了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此外，題跋本身優美的書法，又構成了可以單獨欣賞的藝術。〈漁社圖〉集結了七位南宋一流士大夫的題跋，便是

【註一】：李結的生卒年見〈漁社圖〉尤袤跋及周必大為李結之父李迎所作的墓誌銘。尤袤稱「予生甲辰，與公同歲」，指出兩人皆生於北宋宣和六年（一一二四）。周必大則提及寧宗慶元三年（一一九七），他撰墓誌銘時，李迎四子中唯李綺仍存世，是以李結係歿於一一九七以前。見周必大〈朝奉大夫致仕李君迎墓表〉《周益公文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商務印書館，一九八三），冊一一四七—四九，卷七五，頁七九五—九七。

【註二】：日本學者青木正兒發現唐朝僅此一例，見青木正兒〈題畫文學的發展〉，《青木正兒全集》（東京：春秋社，一九八三），卷二，頁四九一—五〇四；至於一般題跋的歷史，見虞君質，〈中國畫跋之研究〉，《故宮文物季刊》，第一卷，第二期（一九六六年，一月），頁三一—二七。



這樣一個典型的例子，除了讓我們得以抽絲剝繭的探知畫家李結的生平，總結南宋士大夫們在書藝方面的特色與成就之外，更突出了南北宋士大夫間最大的不同——他們對文藝理論的興趣遠不如北宋士大夫；而對仕宦生涯則念茲在茲，突顯出南宋令人無所適從的特殊的政治環境。

〈漁社圖〉的七個題跋裏，包含了一系列的主題和情緒：宦海的浮沉、文人的惺惺相惜、人生的短暫無常、以及一些絕佳的抒情而富詩意的篇章。細讀之下，又可以看出，官僚體制中複雜的人事糾葛與微妙的人際關係——李結宦途的得意與失意，隱隱約約可在一兩位題跋人前後態度的轉變體會出來。其中范成大和趙雄又分別代表兩種典型：真誠與敷衍。也許因為范成大和李結是數十年老友，所以自然流露出單純誠摯的友情和對年輕時理想的回顧；而趙雄的題跋則表現出老練世故的應對和縱橫官場多年以後的一些積習——這在北宋士大夫的題跋中不但罕見，而且也反映出南宋的官僚文化已經成熟得失去活力。

〈漁社圖〉之例，顯示南北宋士大夫一項有趣的對比。北宋士大夫們在題跋裏成篇累牘的討論各種繪畫的觀念、技巧和理論；然而南宋士大夫們卻對討論繪畫創作的過程失去了北宋人的那種狂熱。除了洪邁還相當專注於討論〈漁社圖〉這張畫的藝術價值外，其他六個跋談到此圖時，都是以他們仕宦的經驗為背景與重點。如說畫如其人，則〈漁社圖〉之跋也如其人。圖中題跋涵蓋的事件超過三十五年，漫長的時間當中，不免透露了題跋者不同的個性：范成大的跋頗具感情深度；洪邁的跋顯示他對畫作背後文學與藝術傳統的興趣與功力；尤袤的跋引發觀者詩情畫意的感受；周必大和趙雄的跋流露出他們自己在「仕」與「隱」抉擇之間的矛盾心態；王藺表明他為人公正不阿、但也有極端謹慎的一面；閻蒼舒的跋則是文人之間的相濡以沫、互相仰慕的情愫。

按照〈漁社圖〉目前的裱法，七個跋先後的次序是：一、范成大（題於一一八五年二月十六日），二、洪邁（一一八八年十一月十三日），三、周必大（一一九〇年四月九日），四、王藺（一一九一年六月九日），五、趙雄（一一九〇年冬

【註三】：〈漁社圖〉題跋之紀年與日期，見原畫跋：題跋之西曆日期，見 Max Loehr's entry in Lawrence Sickman ed., *Chinese Calligraphy and Painting in the Collection of John M. Crawford, Jr.* (New York: Pierpont Morgan Library, 1962), no. 8, p. 60.

至)，六、閻蒼舒（一一九一年二月），七、尤袤（一一九一年暮春）。【註三】不過，根據明代張丑（一五七七—一六四三）的《真蹟日錄》，在此七跋之前，本來還有一段吳仁傑（字斗南，淳熙間進士）的跋。【註四】張丑的記載應是可靠的，因為吳的確是李結詩社的一員，他和李結從三十八三到一一八五年之間在吳興互相唱和，為李的畫作題跋是極自然的。【註五】吳仁傑跋的逸失可能發生在《漁社圖》重裱之時，並且在張丑看過《漁社圖》之後。在目前七個跋當中，王蘭的日期是最晚的，但卻被插在中間。之所以如此，也許是日後重裱時被人移動了次序。此外，其他諸跋都是依書寫日期而排定先後次序。

我們在介紹七個題跋以前，有必要了解一些當時的歷史背景和當事人的生平（將隨題跋出現時介紹）。七名題跋人全是進士出身，充份反映了宋代官僚系統中，人材之晉用係取決於他們在知識上的成就。【註六】而畫家李結則是經由「蔭補」（因先人對政府的貢獻，而使後人得以不經考試而出仕）的制度，進入文官的系統服務。【註七】他們當中，周必大和趙雄曾經拜相，范成大與王藺作過參知政事（副丞相），而李結也官至四川總領。

【註四】：見張丑《真蹟日錄》《四庫全書珍本》三集（台北：商務印書館，一九七二），冊二，頁四四下—四五上。

【註五】：見楊冠卿（一一三九—？）《客亭類稿》《四庫全書珍本》別集（台北：商務印書館，一九七五），冊二，卷十四，頁十上。

【註六】：七位題跋人分別在以下的年代得到進士：范成大（一一五四），洪邁（一一四五），周必大（一一五一），趙雄（一一六三），王蘭（一一六九），閻蒼舒（一一五七），尤袤（一一四九）。見昌彼得、王德毅編《宋人傳記資料索引》（臺北：鼎文書局，一九七七），頁一六五五，一五二二，一四六八，三三四四，二二七，四〇一六，三八一。

【註七】：從現存的資料，包括《南宋登科兩種》（一一四八與一二五六兩年的登科錄），王民信編《宋史資料萃編》（臺北：文海出版社，一九八一），卷三，以及地方志，李結的名字都不見於進士榜。而根據《宋會要輯稿》及周必大為李結之父李迎所作的墓誌銘，李結祖父李弼儒（右中奉大夫，直秘閣致仕）死後，李迎有二子「當受遺澤」。見徐松《西元一七八一—一八四八年》《宋會要輯稿》（據一九三六年版本影印；臺北：世界書局，一九六四），冊九，「職官」七七：七九—八〇，頁四一七二。及周必大《朝奉大夫致仕李君迎墓表》，同註一。鑑於李結的父親也是經由「蔭補」而踏入仕途，而且李結又是李迎的長子，可以得到祖父的遺澤，因此看來李結並不會得到過進士，而是和其父一樣，經由「蔭補」而入仕。有宋一代，由於得到進士的人數有限，許多人係未經正常考試的程序而進入政府服務，據 Kracke 統計，從一一四二開始的三十年內，通過科考者只能補足文官系統中所需員額的37%到44%。見 Edward A. Kracke, Jr., "Family versus Merit in Chinese Service Examinations under the Empire,"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vol. 10, no. 2 (Sept. 1947) p. 120.



## 歷史背景——外有金人威脅、內有派系傾軋

這批南宋士大夫的精英俱出生於兩宋之間，屬於第一代的南宋人。感情上他們十分懷念北宋，還不太能接受自己南宋人的身份，更不能忘卻宋室尊金人爲宗主國的屈辱。雖然所有人當中，僅趙雄、范成大、洪邁、閻蒼舒會明確持主戰的立場，但每個人都懷有他們這一代所共有收復失土的夢想。

趙雄、范成大、和洪邁都曾勇敢的使金，要求金人歸還宋皇室在河南的祖宗陵寢地，並抗議國書中的不合理條件——如要求宋皇帝必須起立接待金使，但是所有的要求都爲金人所拒，他們也都無功而返。【註八】閻蒼舒則曾在孝宗乾道八年（一一七二），與陸游（一一二五—一二〇九）同入南鄭（陝南）的王炎幕府，他們對北伐的期望仍然熱切，陸游甚至提出一份由關中險要之地進行反攻的策略。【註九】閻蒼舒也曾於孝宗淳熙四年（一一七七）奉命使金賀正旦，但是這時朝廷主戰派的聲勢已經消歇，事實上，早在淳熙二年，南宋朝廷已經不派人赴金談判，閻蒼舒赴金賀金主生日不過是宋金兩國之間的一項例行外交儀式而已。【註一〇】

閻蒼舒對他的北上之行，作了一番感性的回顧。他以詩作和書法知名，因此范成大曾稱他爲「詩書帥」。【註一一】他

【註八】：范成大的使金之行，見脫脫《宋史》（北京：中華書局，一九七七），卷三八六，頁一一八六八；又見岳珂（1183-1234）《程史》（北京：中華書局，一九八一），卷四，頁四五一—四八。洪邁的使金，見《宋史》，卷三三，頁一一五七〇—一七一；王德毅〈洪容齋先生年譜〉《宋史研究集》（臺北：中華叢書編審委員會，一九七〇），第二集，頁四〇五—一七〇四；Herbert Franke ed., *Sung Biographies, 4 vols.* (Weisbaden: Franz Steiner Verlag GmbH, 1976), pp. 469-78. 趙雄的使金，見《宋史》，卷三九六，頁一一〇七三—一〇七五。

【註九】：見陸游《渭南文集》《陸放翁全集》（香港：廣智書局，無出版年代）卷二七，頁一六七；又見《宋史》，卷三九五，頁二〇五八。

【註一〇】：閻蒼舒的使金，見脫脫《金史》（北京：中華書局，一九七五），六一：四一四三—一四三六—一三七。

【註一一】：見范成大《范石湖集》（北京：中華書局，一九六二），卷二五，頁三五四；又見孔凡禮《范成大年譜》（濟南：齊魯書社，一九八五），頁四三〇。

在〈水龍吟〉這闕詞裏提到自己在少年時代所聞說的汴京元宵節景象：「少年聞說京華，上元景色烘晴晝。朱輪畫轂，雕鞍玉勒，金衢爭驟。春滿繁山，夜沉陸海，一天星斗。」隨後，他表達了作爲一個宋朝子民最深沉的悲哀：「誰料此生親到，五十年都城如舊。而今但有傷心煙霧，縈愁楊柳。寶籙宮前，絳霄樓下，不堪回首。願黃圖早復，端門燈火，照人還又。」

【註一二】

閻蒼舒的汴京情懷是當時士大夫典型的感觸，既懷有對北宋的濃郁鄉愁，又懷有國土何日一統的真誠期盼。同樣的情懷促使范成大在使金回來後，根據他北行的觀察，作成了〈纒轡錄〉和七十二首絕句。【註一三】范成大在詩作裏，隱約批評朝廷無能，以致失去了北方的領土，在著名的〈州橋〉這首詩裏，他悲歎汴京宋遺民無力回天的命運：「州橋南北是天河，父老年年等駕回。忍淚失聲詢使者：『幾時真有六軍來？』」【註一四】

這批士大夫和日日期盼王師北定中原的陸游一樣，在二一七〇末期目睹了此一願望的落空，因爲高宗（一一〇七—一一八七；一一二七—一一六二在位）爲了謀和，不惜接受金人屈辱的條件。但是孝宗（一一二七—一一九四；一一六二—一一七九在位）即位後卻亟思改弦更張，一改其父高宗綏靖政策。【註一五】他於隆興元年（一一六三）伐金，隨即在符離（安徽）初嚐敗績。這次慘痛的經驗，加上孝宗得力左右手，也是抗金中流砥柱的虞允文在淳熙元年（一一七四）過世，還有每次赴金談判都告失敗的事實，終於迫使孝宗不得不採取較爲實際而審慎的政策，亦即厚植國內的實力重於對外的軍事冒進。畫家李結與七位題跋者生在一個充滿矛盾與妥協的時代。都城臨安的西湖便是一個具體而微的南宋。湖邊棲霞山埋葬了

【註一二】：見唐圭璋編《全宋詞》，冊三（臺北：明倫出版社，一九七〇），頁一七二四。

【註一三】：見〈纒轡錄〉《石湖紀行錄》（臺北：廣文書局，一九六八）頁一十四；詩見《范石湖集》，卷十二，頁一四五—一五八。

【註一四】：錢鍾書認爲范詩是十分忠實的描繪，因爲和范同時代的樓鑰（一一三七—一二二三）與韓元吉（一一一八—？）使金回來以後，在文集中也有類似的陳述。見錢鍾書《宋詩選註》（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八二），頁二二四—二二五。

【註一五】：一般認爲孝宗是南宋最好的君主，而且他的治績也最成功。見王德毅〈宋孝宗及其時代〉《國立編譯館館刊》，第二卷，第一期（一九七三年，六月）頁四；又見 Gun Wei-ai "Consolidation of Southern Sung China: The Reign of Hsiao-tsung (1162-1189)" in Denis Twitchett & John Fairbank ed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forthcoming), p.1.



抗金英雄岳飛（一一〇三—一一四一）的忠骨，不斷提醒遊人岳元帥的憾恨，宋室向金稱臣的羞辱、與北伐志業的尚未實現。【註一六】另一方面，湖面上卻又一片遊船畫舫與處處歌舞昇平，顯然，南宋人隨著社會日趨富足繁榮，已逐漸忘卻國恥，轉而追尋享樂。【註一七】早先高昂的士氣與愛國的情懷也就日漸埋葬於世人的健忘中，連熱情澎湃的詩人陸游因批評當權者、連續被罷官以後，也終於在淳熙三年（一一七六）自號「放翁」，對國事失望之餘，採取了自甘頹廢的生活方式。【註一八】孝宗雖不似高宗，往往迫害主戰者，但他搖擺不定的對金政策也讓有志者熱情冷卻。這群士大夫所要面對的，不僅是國家整體目標的漫漶不清，而且他們也必須應付派系傾軋與君主專制的困局。在這種情況下，不論就宋金關係抑或國內事務，他們都無法扮演一個積極的角色，內心之深感無力與失望乃是必然的。

他們展開政治生涯都在高宗主政晚期，而主要活動則發生於孝宗時期。孝宗不似高宗一切仰賴秦檜，從不讓他的丞相過份掌權。他任內十九位丞相有十位不滿一年就下台，做的最短的僅有三個月。【註一九】也因此，終南宋之世，唯有孝宗一朝，朝政不由權相把持。【註二〇】孝宗勤於政事，事必躬親，不僅削減丞相之權，也不信任這些士大夫們。他用內侍親信的力量去抗衡官僚系統，因為士大夫們對他的任何決定總有強烈的意見，而內侍對他則永遠俯首聽命、沒有任何異議。

在「張說事件」中，孝宗成功的封殺了士大夫們的反對意見，他的專斷作風使他的官員們總是陷於一股「恐慌和不確

【註一六】：岳飛被宋高宗與丞相秦檜（一〇九〇—一一五五）以羅織的罪名陷害後，先被隱密的埋藏於杭州郊區，見丁傳靖《宋人軼事彙編》（台北：商務印書館，一九六六），卷十五，頁七三三。孝宗即位替岳飛平反後，岳飛之墓才被遷至西湖，見林正秋《南宋都城臨安》（杭州：西泠印社，一九八六），頁一四一。

【註一七】：西湖之遊船，見吳自牧《夢梁錄》（序題於一二七四；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一九八〇），卷十二，頁一一〇；周密（一二三二—一二九八）《武林舊事》（杭州：西湖書社，一九八〇），卷一，頁三七；又見 Jacques Gernet, *Daily Life in China on the eve of the Mongol Invasion 1250-1276* trans. H. M. Wright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2) p. 51-54.

【註一八】：見《宋史》，卷三九五，頁二〇五七—五八。

【註一九】：王德毅《宋孝宗及其時代》，頁十三—十五。

【註二〇】：關於孝宗的統治，本文參考的主要資料見註一五及 Lau Nap-yin's "The Absolute Reign of Sung Hsiao tsung (r. 1163-1189)" (Ph.D. dissertation, Princeton University, 1986)。

定」的氣氛之中。【註二一】乾道七年（一一七一），孝宗想提拔內戚張說爲簽書樞密院事，遭到士大夫群起反對，〈漁社圖〉的題跋人范成大、周必大、尤袤都牽涉其中。【註二二】范成大因爲反對此事而忤逆聖意，最後自行請調廣西；周必大則上奏皇上此乃公私兩失，期期以爲不可，結果被孝宗下令即日離京，並被貶至宮觀的閒職。【註二三】但是張說還是被擢升了。尤袤當時任三館秘書丞、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不但不去歡迎張說，反而率同仁抗議，最後被降職台州（浙江臨海）。【註二四】

孝宗朝的官員逐漸失去了諫諍的熱誠，因爲他們的意見反正無足輕重。孝宗初掌朝政時樂觀向上的氣氛，逐漸爲晚期的保守主義所取代。〈漁社圖〉的三位題跋人范成大、周必大、尤袤都歷經了違抗聖意的過程，但是他們的反對終歸無效。貶官或削職是他們共同的命運，有時候爲了畏懼可能而來的懲罰，乾脆自動要求給予一個宮觀的閒職。

畫家李結和七個題跋人一樣，都遭遇過被貶甚至被彈劾的難堪。以范成大爲例，經歷張說事件後的十年，他都在臨安以外作地方官，先後流轉於靜江府（桂林）、成都府、明州（寧波）、建康府（南京）等地。雖然於淳熙五年（一一七八）他再度被召入京，擔任參知政事（副丞相）之職，但才兩個月，就遭御使謝廓然以微不足道的小事爲由彈劾下台。謝廓然是皇帝親信曾觀的黨羽，而范成大一向反對皇帝的內侍親信最力，自然會遭曾觀的嫉恨。淳熙十年（一一八三），范成大五十七歲時，因病自請退休，他的餘生都在故鄉蘇州的石湖渡過，也就是在這段期間內，寫《吳郡志》、與姜夔賞梅論詞曲、經營園林、並爲李結題跋。

【註二一】：見 Lau Nap-jin's "The Absolute Reign of Sung Hsiao-tsung (r.1163-1189)", p.57

【註二二】：張說，開封人。娶高宗皇后妹後升知開門事。見《宋史》卷四七〇，頁一三六九二—一九三。至於高宗之喜用內侍且屢遭大臣反對，見上註，pp. 133-48; 及 Gan Wei-ai, pp. 27-32

【註二三】：宮觀是宋代高級官員退休時，政府所給予的一酬庸性質的閒差，讓他們看管一些京師以外的宮殿和道觀。有關宮觀在宋代的沿革，見《宋史》，卷一七〇：頁四〇八〇—八二；又見《宋會要輯稿》，冊七，「職官」，五四：十，頁三五八三；五四：二六，頁三五九二；五四：三〇，頁三五九〇。

【註二四】：見《宋史》，卷三八九，頁一一九三—二四。



其他的題跋人也都是等到退休或半退休的狀態，才能毫無保留的就〈漁社圖〉所包含的退隱意涵多所發揮。淳熙十六年（一一八九），孝宗在位二十七年以後傳位給光宗（一一四七—一二〇〇年；一一八九—九四在位），此時諸題跋人的官場生涯也已靠近尾聲。早年，他們當中的不肯就退隱發表意見，官場的壓力解除以後，才能暢所欲言。士大夫和皇帝之間的彼此不信任、日益龐大複雜的官僚體系所予人的壓力，在在令這些士大夫感到倦怠甚至幻滅，因之他們遂對歸隱懷有一股莫名的嚮往和傾慕，並且極力將山水自然予以美化和理想化。

這批南宋士大夫精英，一輩子浮沉在政治的泥淖中不能自拔，而他們此身所不及見的是，當政治的風暴成了過眼雲煙，最終仍是他們的文名與畫名，掩蓋過他們在政壇的活動與事功，讓後人記憶深刻的是范尤二人的詩作、周洪二人的筆記、論述，以及李結所留下來的這幅南宋士大夫山水藝術的代表作。

### 范成大跋——黃塵車馬夢初闌

范成大是圖中第一個跋。〔註二五〕范成大，字致能，蘇州人，二十九歲得進士。從很多角度來看，他都是南宋士大夫的典型。他對這個複雜的時代展露了深刻的興味與關懷，他在和戰議題上採取主戰的態度，曾經代表宋方赴金談判。當他向對方提出索取河南陵寢地及更改受書禮的要求時，曾使金主震怒，然而他仍態度堅定、大義凜然，終能不辱使命歸來。他著作豐富，寫了許多遊記：〈攬轡錄〉（記錄使金所見所聞）、〈驂鸞錄〉（廣西紀行）、〈吳船錄〉（乘船由成都回蘇州之旅）、〈桂海虞衡志〉（桂林的地理），兩本有關植物的論述：《菊譜》、《梅譜》，以及一本地方志：《吳郡志》。他也是南宋的大書法家，書風受到北宋四大家之二黃庭堅和米芾的影響，同時還是石湖別業的主人，石湖是當時中國東南最膾炙人口的園林。他的題跋充份體現了，對於南宋四大詩人之一和南宋大書法家兩項名稱，他俱當之無愧。

【註二五】：〈漁社圖〉之全跋，見貝塚茂樹等編《文人畫粹編》第二冊（董源、巨然；東京：中央公論社，一九七七）；又見中田勇次郎、傳申編《歐米收藏中國法書名蹟集》（東京：中央公論社，一九八一），第二卷，頁一四六—一四八，其中有數處釋文之錯誤，作者在本文中已作了更正。

不過，范成大最讓人懷念的，還是他的詩人身份。他的詩突顯了南宋這個時代的曖昧和矛盾，詩作中有抒情遣懷的作品，也有抗議社會不公的呼聲；有田園詩的恬淡平和，也有愛國詩的憤懣悲涼。和陸游熱情澎湃、奇縱跌宕的作品比起來，范詩顯得深婉含蓄，細品之後，方能體會出一份細膩淡靜的詩情來。范成大回憶起三十年前的情景，那時他和李結都還是初出社會任基層小官，但是兩人頗為志同道合。他說：

「始余筮仕歛掾，宦情便薄，日思故林，次山時主簿休寧，蓋屢聞此語。」

李結，字次山，號漁社，河陽人（河南孟縣），《宋史》無傳。欽宗時他的祖父和父親就已在南方作官，所以他極可能出生於南方。從他父親那一代起，李家便開始定居湖州（浙江吳興），子孫都成為南方人。【註二六】他的家世背景主要見於周必大為他父親李迎所作的墓誌銘，他的仕宦歷程可以從《宋會要》和地方誌上追索和重建起來。夏文彥的《圖繪寶鑑》稱他「工於山林人物」，【註二七】雖然僅寥寥一行字，卻為他的畫家身份提供重要的證明，但我們對他的性情、生活仍然一無所悉。所幸，《漁社圖》的題跋為我們提供了最生動而傳神的一手資料。

李結之父李迎是河陽的世家子弟，和洪邁的長兄洪适是至交。乾道初年，洪适拜相之時，命李迎為臨安府通判。但李迎性喜平淡，不愛「朝市浩穰」，反而自行請調明州。斯時皇帝身邊紅人曾覲知道李迎為京洛大家的子弟，刻意與他結交，然而李迎絲毫不以為意，竟然申請退休。李結的母親則是永嘉學派學者周行己（一〇九一進士）之女，周行己是率先把北宋理學家程頤（一〇三二—一一〇七）的學問傳播至南方的先驅，【註二八】雖然父親李迎在永嘉學派的傳承表上，名列外祖周行己的學生，但李結本人似乎並未繼承周行己理學上的興趣，反而是父親喜愛收藏書畫、以及對繪畫中應該追求物形以外境

【註二六】：李迎的名字在《湖州府志》中被列於〈寓賢〉一類，見宗源翰《湖州府志》，在《中國方志叢書》內，（據一八七四年版本影印；台北：成文出版社，一九七〇），冊五，卷九〇，頁一七一八。南宋初年，這種北人移居吳興的例子非常普遍，明代學者徐獻忠（1483-1559）在《興掌故集》中曾指出此一現象，有關吳興文化史方面詳盡的討論，可見 Chu-tsing Li, "The Role of Wuxing in Early Yuan Artistic Development Under Mongol Rule," in John D. Langlois, ed., *China Under Mongol Rul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1) pp.33-34.

【註二七】：見夏文彥《圖繪寶鑑》，序於一三六五，于安瀾編《畫史叢書》（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一九六三），冊二，「補遺」，頁一四九。

【註二八】：見黃宗義《宋元學案》（全祖望編；據一八七九版影印。台北：世界書局，一九六一）卷三一，頁六四六—五一。



界的見解，予李結以深遠的影響。【註二九】當然，外祖周行己在《浮沚記》所表現超然物外的胸襟，不但有助於他自己度過崎嶇的仕宦生涯，也給李結提供了良好的示範。【註三〇】

高宗紹興二十五年（一一五五），李結三十一歲，初任安徽休寧（徽州）的主簿。范成大比李小兩歲，中了進士後，也於此年就任徽州司戶參軍。兩人都熱愛自然，很快便成為好朋友，常一起參加文人的集會並出遊。【註三一】這時范成大經常向李結訴說自己不想作官，及思念故鄉的心意。接著，范成大回憶起中年時期，兩人都強烈的希望擁有一個能夠退隱後優游的園林別墅：

「後十年，自尚書郎歸故郡，遂卜築石湖，次山適為崑山宰，【註三二】極相健羨，且云亦將經營若雪間。」

以後十年間，范成大陸續在宦途竄升。孝宗乾道二年（一一六六），他任吏部員外郎兼國史院編修官時，遭人彈劾，只好暫時罷官回家，經營石湖，也就是在此時，李結剛好任范成大家鄉江蘇崑山的縣令，兩人又有了重聚的機會。【註三三】李結對范氏的石湖別業很是羨慕，並表示自己也想在家鄉碧溪和雪溪一帶經營一方屬於自己的園林。李結在公餘之暇，視作畫為最大的樂趣，范成大為他的畫作了兩首題畫詩。【註三四】

【註二九】：李迎對於繪畫的見解，見周必大為他所寫的墓誌銘，同註一。周必大也提及李迎藏有極佳的黃庭堅書法，見周必大《跋山谷發願文》《周益公文集》卷十六：頁一五二。

【註三〇】：周行己之《浮沚記》，見註二八；北宋哲宗元祐六年（一〇八六），王安石的新黨得勢時，周行己任大學博士，被御史彈劾師事程氏，遂罷歸，在家鄉永嘉創浮沚書院以講學，浮沚書院也是宋代私人所建最早的學院之一，見錢穆《國史大綱》（台北：國立編譯館，一九八二），頁六一二，六一六。

【註三一】：見吳儼（一五）進士）《竹洲集》《四庫全書珍本》四集，卷十二，頁二下—三上；卷十六，頁七上—八下。

【註三二】：李結在作休寧主簿之後，和作崑山令之前，曾於紹興三十二年（一一六二）出任新昌縣（浙江紹興）丞，見樓鑰《新昌縣丞廳題壁記》《攻媿集》《四部叢刊初編》（台北：商務印書館，一九六七），卷五十八，頁一上。

【註三三】：關於李結之出任崑山令及其治績，見馮桂芬等編《蘇州府志》（序於一八八三，影印本，台北：成文出版社，一九七〇），卷七一，頁一七八九；見范成象《崑山縣重修學記》《吳郡文粹續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一三八五，卷五，頁二〇—二二；又見孔凡禮《范成大佚著輯存》，范成大《崑山縣新開塘浦記》（北京：中華書局，一九八三），頁一四九—五〇。

【註三四】：見《范石湖集》卷十，頁一二八。

從《西塞漁社圖》的題跋看李結生平與南宋士大夫的書法

范成大這兩首絕句和典型的宋詩一樣，用辭平易，詩前有一跋，勾勒出李結兩幅山水畫的景緻：「李次山自畫兩圖，其一泛舟湖山之下，小女奴坐船頭吹笛；其一跨驢渡小橋，入深谷，各題一絕。」絕句本身是：

船頭月午坐忘歸，不管風鬟露滿衣。橫玉三聲湖起浪，前山應有鵲驚飛。

黃塵車馬夢初闌，杳杳騎驢紫翠間。飽識千峰真面目，當年拄笏漫看山。

第一首詩的前半顯示大自然的寂靜狀態，然而後半卻引入了一些動態，全詩充滿了畫面之美。詩中首先把焦點集中在靜坐船中冥想的士人，然後鏡頭逐漸拉遠，讀者的注意力也跟著由近景中士人的內在在世界，逐漸轉移到遠景中更遼闊的自然世界。如果與序文一起讀，詩人所呈現的，是一幅畫面：前景有一士人，在舟中欣賞風景時，彷彿墮入一個寂靜朦朧的世界，乃至渾然忘我，直至舟中小女奴的笛聲驚起了山前的鳥鵲，湖中波浪猶自暗暗起伏；背景則是一片廣大無垠的湖山。此題畫詩描繪的山水景緻與主題和〈漁社圖〉絕類，我們不免懷疑：是否畫家李結心中此時已經出現了一幅漸趨具體的歸隱夢土的意象？而且從此以後，這個歸隱主題的山水便不時的出現在他筆下。不過四年以後，他才完成〈漁社圖〉。【註三五】

第二首詩描繪的是一幅行旅的景象：一個士人騎驢入深林，奔向他（人生）的旅程。詩中前段敘述畫中的動態，車騎過處，黃塵滾滾，身負旅人的驢子正奔馳於蒼翠紫微之間；然而後兩句中，詩人卻出其不意的帶讀者脫離畫面，走入詩人自己的認知世界之中。第三行詩句表面的意思是，畫中的旅人（李次山），自從徽州別後十年來，已經看過遍名山之不同面目，而它所含隱喻則是李次山在人生的旅途上經過漫長的閱歷以後，對人生的真相和複雜面感受更為深刻，也步入另一種境界了。

范成大接著語鋒一轉，在第四句又把時間拉回到徽州時代，「當年拄笏漫看山」——當年兩個年輕人初入官場，對未來滿懷希望，輕鬆喜悅而又漫無目的的看山，和今日心事重重、飽嚙憂患的中年心境，恰成一強烈對比！范成大此處非常巧妙的用了「拄笏看山」的典故，一方面忠實的記錄兩人以前確曾常在徽州拄笏亭看山；【註三六】另一方面，又道出李結當時雖

【註三五】：〈漁社圖〉應該在乾道六年（1170）或更早完成，因為周必大在跋中提到，李結最早係在乾道年間要求正在中都為官的周必大為此畫題跋，而乾道年間兩人都在杭州的時間只有乾道六年這一年，參見註四十六、四十七。

【註三六】：見《范石湖集》卷六，頁七十七；卷七，頁八十九；又見孔凡禮《范成大年譜》，頁八十三。



身在官場（拄笏），但是他的心卻無時無刻不嚮往著大自然（看山）。一個「漫」字，點出當年毫不在乎的一股自信和豪氣，更復對比出今日屬於中年人的無奈和徬徨。

范成大四十歲時，暫時退隱石湖，使得當時仍任崑山令的李結羨慕異常，但是等兩人進入老年以後，情況似乎倒過來了——如今雖然真的退休了，但范成大感歎自己因為公務纏身以及健康堪慮，蹉跎二十年，從未好好享受過生活：

「又二十年，始以漁社圖來。噫，余雖蚤得石湖，而違已交病，奔走四方，心勦形瘵，其獲往來湖上，通不過四五年，今退休閑老，可以放浪丘壑，從容風露矣，屬抱衰疾，還鄉歲餘，猶未能一路三徑間，令長松檢校松菊而已。次山雖晚得漁社，而疆健奉親，〔註三七〕時從板輿，徜徉勝地，稱壽獻觴，子孫滿前，人生至樂，何以過此？余復不勝健羨，較次山疇昔羨余時，何止相千萬哉！」

范成大說，崑山一別二十年後，李結才把〈漁社圖〉送來請他題字。他自己雖比李次山較早擁有一棟別業，但這些年來違背自己的意願，不斷東奔西跑、四處任職，前後後後能享受石湖的時間也不過四五年而已，現在雖然退休可以長住了，但回來一年多，還沒法效陶淵明在園內的三徑間好好走上一回，不過令長工打理一下院中松菊而已。相反的，李結雖然延宕許久才得到漁社，但因身體健康，還能侍奉母親，共同徜徉於湖山勝地，又能在子孫輩面前為母親作壽，人生還有比這更完滿的嗎？相形之下，自己體衰多病，如今羨慕李結的情緒比當初李結羨慕他，還要強上千萬倍哪。范成大接著為彼此編織出一幅兩人自年輕時就心嚮往之的畫面，這段文字極為抒情，充滿色彩的意象和詞般的韻律，帶來的視覺效果令人神往。范成大馳騁著不羈的想像和浪漫的情懷，乃至衝破了形體的禁錮（他年邁體衰）和地理的藩籬（范住蘇州，李住吳興），他希望有朝一日俟健康改善以後，兩人能相聚於這樣美麗的情境：

「尚冀拙恙良已，候桃花水生，扁舟西塞，煩主人買魚沽酒，倚棹謳之，調賦溪沿，詞使漁童樵青輩，歌而和之，清飆一席，興盡而返松林具區，水碧浮天，蓬窗雨鳴。醉眠正佳，得了此緣，亦一段奇事，姑識卷末，以為茲遊張本。」

【註三七】：「奉親」可以意味侍奉雙親，但因李結之父李迎已於淳熙四年（一一七七）過世，周必大並為李迎寫了墓誌銘（見註一），而此跋題於淳熙十二年（一一八五），因此此處奉親的「親」當作母親解。

范成大想像：等到春天，桃花盛開，春水盈盈之時，他將駕一葉扁舟，到西塞山訪李結。屆時，他會請李結買魚沽酒，並將倚船舷而吟唱〈漁歌子〉，沿溪賦詩，再邀年輕的漁夫和樵童一起唱和。此時清風拂面，他也在盡興以後，將船緩緩駛回大湖中的奇景松林具區，那兒春水碧綠，上面還盪漾著天光，小醉以後，傾聽著雨點打在船篷上的聲音而漸入夢鄉，人生如果能有一段經驗，豈非奇事一樁？現在姑且在卷末記上一筆，作為將來真正成行時的藍本。

范成大的書風【圖二A】很顯然有北宋書家黃庭堅（一〇四五—一一〇五）【圖三】和米芾（一〇五一—一一〇八）【圖四】的影子，但是細察之下，他雖有貌似黃誇張拉長的筆法，卻不像黃庭堅每一筆劃內均緩緩運筆、力道十足，黃最獨樹一幟的澀進和一波三折的頓挫也不見了。此外，黃遵行的是圓勁的美學，而范卻不時以側鋒取勢，易黃的中鋒圓筆為方健的轉折。同時，和米字相較，范的字形和姿態雖然師法米芾，但他完全不取米芾筆鋒之間既靈活又千變萬化的動作；相反的，范成大的行筆有簡化的趨勢，筆端起止俱不修飾，因為他所追求的是偉岸雄奇的氣魄與痛快淋漓的效果，亦即范書講究行筆的快速強勁、整體的運勢、和上下的呼應，並不太在意每一個字的精工和錘鍊。當范成大回憶起兩人年輕時，跋中每個字從書寫到佈置都仍謹慎從事，但是隨著他思緒的走向愈來愈意興遄飛，筆觸也隨之放鬆，終至完全的自由奔放。等寫到他目前退休閒適的生活時，不但筆法不再墨守成規，由楷書而行書，字形也更從容開朗，時時映帶相連，他的寫作揉雜著思緒、交織著感情，在飽脹的情緒帶動下，他的書法也逐步奔騰而下，有如一發不可遏的動勢，一瀉千里，奇縱不羈。

最後當他神游其境，想像兩人可能在「候桃花水生……水碧浮天，蓬窗雨鳴。醉眠正佳」的情況下再訂後會之期，他的詩興詩情也高昂到了極點，不但筆下每個字都煥發著力與美，整體的運勢也酣暢流動，神完氣足，幾臻完美。范成大在此跋

【註三八】：范成大的書法成就正在當代就獲得肯定，兩位南宋書法評論家都推崇他的書藝：見岳柯《寶真齋法書贊》《四庫全書珍本別集》，冊三，卷二六，頁十四下—十五上；見陳檣《負喧野錄》，黃簡編《歷代書法論文選》（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一九七九），頁三七七—七八。有關范成大書風的討論，又見 Shen C. Y. Fu et al., *Traces of the Brush, Studies in Chinese Calligraphy*, Exhib. cat.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Art Gallery, 1977), p.129; Kwon S. Wong, *Masterpieces of Sung and Yuan Dynasty Calligraphy from the John M. Crawford Jr. Collection* (New York: China Institute in America, 1981), pp.39-41.



中充分展現了一流書家的自信，控筆之穩熟老練與夫氣魄之勁健挺拔在在令人讚嘆無已。范成大存世的書法作品，包括現存台北故宮博物院的幾封行草信札，北京故宮藏的〈中流一壺帖〉，蘇州范氏祠堂藏的〈田園四時雜興六十首〉石刻，日本皇宮收藏的四絕句拓本，以及藏於美國波士頓美術館的〈北齊校書圖〉跋，而此跋可謂其中最精采之作，單單此跋即足以印證范成大爲南宋的大書家，實爲實至名歸。【註三八】

## 洪邁跋——桃花流水是貧士最大的財富

第二個題跋的作者是洪邁。

洪邁，字景廬，江西鄱陽人，生於秀州（今浙江嘉興）。【註三九】高宗建炎三年（一一二九），洪邁七歲時，父親洪皓被派往金國任特使，結果被金羈留達十四年之久，而他返回南宋以後，不但未受重用，反而因提出收復中原的建議遭到秦檜的迫害。洪邁父子二人都是高宗對金政策的犧牲品。洪邁自己也於紹興三十二年（一一六二）使金，此行充分反映出南宋朝廷的外交困境。行前，高宗要他和金交涉更改宋金關係爲兄弟國，並歸還河南陵寢地，但洪邁抵金以後，因爲國書中未說明宋是金的臣屬，不合於格式，而遭金主拒見，洪邁也被金人拘禁了三天。後來洪邁雖被釋，但金主拒絕了所有要求。返國以後，洪邁面對兩極化的反應。他的好友范成大在詩中盛讚他被拘不屈的志節，有如漢代被匈奴扣留十九年的蘇武（約西元前一四三—六〇）。【註四〇】然而朝廷方面卻是另一套標準。此時孝宗已即位，御史張震便彈劾洪邁，說他使金辱命，因此罷官，發放泉州。

洪邁曾拜中書舍人及翰林學士，和范成大相比，洪邁的事業不若范之鼎盛，連他的兩位兄長洪适、洪遵官位也比他高。

【註三九】：關於洪邁的生平，見《宋史》卷三七三：頁一一五七〇—七一；又見王德毅〈洪容齋先生年譜〉《宋史研究集》（台北：中華叢書編審委員會，一九七〇），冊二，頁四〇五—一七四；又見 Herbert Franke ed., *Sung Biographies* 4 vol. (Wiesbaden: Franz Steiner Verlag GMBH, 1976), pp. 469-78.

【註四〇】：見《范石湖集》卷八，頁一〇三。

三洪都是進士出身，並且都以文學辭章知名，洪邁著有《容齋隨筆》五集、《夷堅志》、編有《萬首唐人絕句》。他的著作反映出南宋士大夫在學術方面的興趣，編纂唐人絕句不僅是當時文壇潮流，也是孝宗個人的愛好，如他常在扇面上品題唐人絕句。《容齋隨筆》則包含歷史、文學、哲學、藝術方面的議論。此外，宋人也喜歡寫誌怪一類的傳說，《夷堅志》便是這樣的例子，一些怪誕不經的故事往往甚受歡迎，流傳極廣。

范成大的題跋充滿感性，洪邁的跋則採取較為冷靜的態度，大有學術探究的興味。他先回憶父親洪皓曾由宮中帶回一幅張志和所繪的《漁父圖》，那是出自徽宗的御藏並有徽宗的題跋：

「先公從朝廷還，得元真子所作清江漁釣一幅，宣和故物也，天筆題識其上，由存掛之素壁，正不識畫者，知其為超妙入神，視丹青蹊徑漠然相絕，雖釣竿篷艇，葛巾野服，常羊於菰蒲風露間，使人之意也消，若著腳於絳闕清都之上，翫其位置，直與西塞，溪山寫真，縹緲陵雲，人間世無此境也。」

洪邁深受徽宗御賜他父親的這張《漁父圖》的美景所感動，他形容圖中所繪的山水恍如仙人之境，連不懂畫的人也感受到那「一簑笠，一簑衣，斜風細雨不須歸」的美好情境。他推斷張志和在此圖中所描繪的，必定如他在《漁歌子》的詞裏所形容的「西塞山前白鷺飛」是一樣的景緻，但是他隨即感歎，如此仙境，卻無緣在人間見到：

「而河陽李次山一旦實得之，不得從元真子游，得從次山游足矣，不得至西塞山，得見此漁社圖足矣。」

他說，張志和已遠去，那麼即便不能追隨張志和，至少可以追隨定居在西塞山前的李結一游罷！即使連西塞山的美景也不能親身經歷，那麼觀看了李結這張《漁社圖》，在想像中遊之，也可以滿足了罷。洪邁此言可以上溯六朝畫家宗炳（三七五—四四三）的傳統，宗在老病之中，翳然而有「唯當澄懷觀道，臥以遊之」的觀念，便是以山水畫代替真實遊歷，讓人在山水畫中任想像奔馳，乃至於滌盡俗塵。洪邁認為神遊《漁社圖》可以補足自己未去西塞山的遺憾，一方面強調了李結繼承宗炳那種高人逸士的傳統，以山水畫來「澄懷味象」；另一方面，也明白指出《漁社圖》能讓人作「臥遊」的特質。【註四一】

【註四一】：見宗炳《畫山水序》，俞劍華《中國畫論類編》（香港：中華書局，一九七三），頁五八三。



洪邁的長兄洪适與李結的父親是舊交，因此洪邁對李結這一生行事、遭遇和個性都相當了解。他為李結的至今清貧而惋惜，不過他安慰李結說，退隱的樂趣聊可彌補經濟上之困窘，世間哪有兩全的事呢？桃花流水這種取諸自然不花錢的景色，上蒼總不至於吝惜不給你吧。未了還幽了李結一默：

「次山三爲二千石（郡守的俸祿），而苦貧如寒士，物莫能兩大，豈桃花流水，天固有以畜其享耶。」

最後，洪邁還是不忘學者本色，考証起兩個西塞山，一在浙江吳興，一在湖北省武昌。武昌的西塞山是唐代曹成王的練兵之處，而蘇東坡詞裏有關雲天籥笠的篇章，指的則是張志和所活動的吳興西塞山：「西塞在吳興，故元真有雪溪灣裏釣魚翁之句，而黃州亦有之，乃唐曹成王用師處，東坡公嘗以偶散花洲被諸樂府，姑借爲齊安重至於雲天籥笠江海蓑衣之章，則固表其下，曰吳興矣。」

洪邁的小楷【圖二B】受顏真卿的影響甚深【圖五】。宋人十分仰慕顏字健碩豐肥的風格，以四大家爲例，幾乎楷書都歷經師法顏書的階段，因爲他的楷書代表唐楷的典範與極致。唐楷所樹立的觀念便是在每一筆劃的執行上，包括起筆收筆及轉折處都力求完美，進而再追求整個字形結構的均勢與美觀。此外，後世論書者總以爲顏字的陽剛風格，適足以反映出他剛正不阿的個性，和凜然不可侵犯的人格。不過，洪邁的字，和北宋的蔡襄（一〇一二—一〇六七）一樣【圖六】，在學習顏真卿飽滿擴張外觀的同時，卻失去了顏字內涵的張力與強度，尤其是顏字著名的「蠶頭雁尾」，即所謂起筆藏鋒，捺筆出鋒的工夫，洪字有予以簡化的傾向，另外，對於顏字嚴謹而無懈可擊的結構，洪邁很明顯的不再重視，他的字不但時有敝側之姿，部首的排列也失去均衡之勢。

洪邁在當代以隸書知名，曾寫〈隸釋〉。【註四二】不過，他此篇題跋中的小楷卻並未反映出隸書方正的結構，反而有寬扁的造型、渾圓的筆劃，以及重重下捺的頓挫動作，顯示出受到宋高宗書風的影響【圖七】。這些特徵在他於寧宗慶元二年（一一九六）爲歐陽修《集古錄》所作的題跋中更加明顯【圖八】，《集古錄》的題跋比〈漁社圖〉題跋的時間晚了八

【註四二】：見董史《皇宋書錄》下篇，《知不足齋叢書》（台北：興中書局，一九六四），冊七，頁四一四九。

年。洪邁這種受顏真卿和宋高宗雙重影響的字體，在南宋並不孤立，我們可在比他稍晚的寧宗楊皇后（一一六二—一二三二）書法中看到【圖九】，楊妹子將高宗捺筆似燕尾及結體傾側闊扁等特性，發揮得更淋漓盡致。【註四三】

范成大和洪邁這兩跋是李結退休至吳興以後書寫的，他們兩人分別從不同的角度，支持李結退隱的理想，范成大喚起人們對桃花流水的意境，興起詩境般的想像，而洪邁則在歷史長流中，將李結放入文人和藝術家尋求心靈歸屬的隱逸傳統座標上，對他予以肯定。

## 周必大跋

第三個題跋人周必大則突顯「仕」與「隱」之間的衝突。同時由周必大的題跋我們得知，李結在乾道六年（一一七〇）時，已經完成了〈漁社圖〉。周必大，字子充，江西廬陵人，曾仕孝宗、光宗、寧宗三朝，於孝宗淳熙十四年（一一八七）拜右丞相，寧宗時以少傅致仕。周必大是知名的詩人、雜文和評論家，他的好友陸游推崇他的議論文章為同輩中最傑出者，他也是孝宗最賞識的撰寫制誥與敕令的能手。【註四四】他著作豐富，共八十一種，由後人輯為兩百卷的《周益公文集》，其中《省齋文稿》、《平原續稿》、《玉堂類稿》、和《二老堂雜誌》是他較著名的文集及詩集，而《益公題跋》則是他為古代書畫所題跋語的集子。【註四五】

## 一一七〇：李結在杭州

周必大說，李結早在乾道年間便向他求跋。根據周必大的年譜，他於整個乾道時期，僅有乾道六年（一一七〇）七月到乾道八年（一一七二）二月之間在杭州為官。【註四六】而李結則於乾道六年任監進奏院，【註四七】因此李結必定是在這

【註四三】：關於宋高宗和楊皇后書風的分析，見朱惠良〈南宋皇室書法〉，《故宮學術季刊》，第二卷第四期，（一九八五年夏季）頁十七—五二。

【註四四】：見陸游〈周益公文集序〉，《陸放翁全集》，卷十五，頁八七。

【註四五】：關於周必大的生平，見《宋史》，卷三九一，頁一一九六—一二二；又見 Franke, Sung Biographies, pp. 275-77.

【註四六】：此年周必大先任秘書少監，繼而升至國子院編修官兼實錄院檢討官，見〈周必大年譜〉，《周益公文集》，卷首，頁八。



半年彼此都在杭州的期間向周必大求的跋，而且我們可以推論，〈漁社圖〉就是完成於李結在杭州的這一年。因為如果李結在崑山時期（一一六六—一一六九）便完成這張畫，他將會先找他的老友范成大題跋，而不是先找周必大。而他先找周必大題跋可能是因為范成大當時正出使金國，人不在杭州。【註四八】

乾道六年對畫家李結而言，是重要的一年，不僅因為他完成了〈漁社圖〉，而且他也首度由地方官升任京官。歷史學家們咸認一一七〇年屬於南宋最和平繁榮的「黃金時代」。【註四九】高宗爲了與金人謀和，雖然接受了屈辱的條件，但他解除了使國家陷於分崩離析的危機，鞏固了南宋的政權，使得倉皇南渡的臣民能夠暫時安定下來。接下來的孝宗也證明是位賢能的君主，他不負高宗所託，進一步爲南宋奠下更堅實的政經基礎。

乾道六年的時候，由於北方移民的大量移入，和經濟的急速發展，杭州無論在繁榮與財富方面，都超過了北宋首都汴京（今開封），來自威尼斯的商人馬可波羅，便曾於十三世紀末，震懾於杭州的富麗繁華以及文化的多彩，因此盛讚臨安是世界上最美麗誘人的都市。

李結一旦身臨杭州，也爲大都市的新奇景象所迷惑。他曾在人煙稀疏的崑山縣待了三年，【註五〇】和眼前壅塞著近五十萬的人口，【註五一】矗立著中央政府的堂皇建築，以及充斥著各種商業活動大的都會，在在成一個強烈的對比。杭州和開

【註四七】：見王鑒《姑蘇志》（序於一五〇七，影印本：台北：學生書局，一九六五），卷十二，頁一八三；《宋會要輯稿》，冊十，〈食貨〉，八：十三—十四，頁四九四。

【註四八】：范成大於乾道六年的六月到十月之間赴金任特使。

【註四九】：同註十五。

【註五〇】：當時一個縣份所治理的人口大約數萬人，見 Jacques Gernet, *Daily Life in China on the eve of the Mongol Invasion 1250-1276*, trans. H.M. Wright, p. 64. 關於杭州在一一七〇年時的人口，同上註，p. 38. Gernet 同時指出，一個世紀後，杭州人口達到超過一百萬。不過 Charles Hucker 則提出不同的數據，他聲稱：杭州城門內有兩百萬人口，城外郊區也有約兩百萬人口。見 Hucker, *China's Imperial Past: An Introduction to Chinese History and Culture*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5), pp. 331-33. 本文作者此處採用 Gernet 的說法，因為它大致與乾道年間杭州城戶口增加的數目相符。關於南宋時期杭州戶口增加的情形，見梁庚堯〈南宋城市的發展〉《食貨》第十卷第十期（一九八一年，一月），頁十六。

封一樣，取消了唐代將都市劃分為「坊」的制度，也不再將住宅區與商業區嚴格區分，因此酒店、飯館、茶館、點心鋪、娛樂場所隨處可見，一些生意興隆的麵店開張到子夜以後，市面上供應的貨物應有盡有：溫州來的漆器、蘇州來的絲綢和錦緞、江西來的磁器、全中國各地出產的水果和酒類，東南亞來的真珠、香料、檀香木、印度和非洲來的象牙，以及日本來的木料與黃金。【註五二】御街上人潮洶湧，從政府官員到平民百姓到處可見。

杭州除了在精緻華美的飲食、衣著、園林各方面都是全國的首善之區外，還吸引了來自各地的一流文人、學者、和畫家。在文壇方面，孝宗時期的陸游、范成大、楊萬里出現以後，宋詩終於邁入第二個高峰。【註五三】這些大詩人都有詩詠杭州。陸游曾騎馬出城、泛舟西湖以後歸來感嘆，西湖景緻已經商業化，山僧與市井商人無異，而道士則更粗俗無狀：

「嗟我客上都，忽已見暮春，騎馬出暗門，瞋眼吹紅塵，西湖為買區，山僧多市人，誰令污泉名，只合加冠巾，黃冠更可憎，狀與屠沽鄰……」，最後詩人只有躲到一個寂靜的角落去領略西湖的夜景之美：「少頃一閒散，境寂鷗自馴，舉手邀素月，移舟來青萍……」

范成大客居杭州時，住在錢塘門的棗木巷內，一場春雨下來，巷內便泥濘難行，但是當詩人沉醉於書池墨海的世界裏，春風春雨反而更勾起他的詩興：「手板頭銜意已慵，墨池書枕興無窮，釀泥深巷五更雨，吹酒小樓三面風，草色有無春最好，客心去住水長東……」而官旅生涯甚是忙碌，即使住在果園之畔，時有桃李杏花入目來，仍難得有空賦詩：「官居門巷果園西，桃李成陰杏壓枝，如許年芳忙裏過，斬新今日試題詩。」

楊萬里的詩讓人了解，寸土寸金的大都會生活，實不自今始。他為了在狹小的空間內獲得一些生活的情趣，在蒲橋住所的中庭找到一塊方石，將之填以泥土，並在其中種上兩徑萱草、三四根蔥，讓他的子孫在此看蝸牛築窩、螞蟻路過。他戲稱之為「幼圃」：「寓舍中庭劣半弓，燕泥為圃石為墉，瑞香萱草一兩本，蔥葉焊苗三四叢，稚子落成小金谷，蝸牛卜

【註五二】：關於南宋時期的對外貿易，見 Cernet, pp.82-85；又見徐規、周夢江〈宋代兩浙的海外貿易〉《杭州大學學報》，第一一二（一九七九年），頁一二七—一四一。

【註五三】：見 Yoshikawa Kojiro, *An Introduction to Sung Poetry*, trans. Burton Watso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1967), pp.145-68.



築別珠宮，也思日涉隨兒戲，一逕惟看蟻得通。【註五四】

詩壇由士大夫詩人主盟，但畫壇卻出現職業與業餘畫家分流的兩極化現象。杭州無疑是當時的藝術中心，南宋的畫院網羅了全國最出色的職業畫家，主宰當時流行的畫風與趨勢。孝宗時承襲高宗傳下來的傳統，畫院成為內侍省翰林院轄下的一個單位，大約有二十到三十位畫家任職其中。【註五五】當時畫院位於萬松嶺，【註五六】介於西湖和皇宮之間，因此畫家們既可以享有優美的的工作環境，又能迅速的回應皇帝的旨意與需要。當李結在杭州的時候，位居高宗畫院之首的李唐（約一〇七〇—一一五〇）風格仍風行畫院。不過高宗時代為了鞏固南宋政權而製作的一系列政治宣傳畫，像李唐的〈晉文公復國〉、蕭照（活動於一一四〇—一一六〇）的〈中興瑞應圖〉這類歷史敘事畫，已經不流行了。孝宗時期畫院有兩大主題最受歡迎：一是含有吉祥寓意和富裝飾性的花鳥畫；一是呈現恬靜祥和景緻的水牛圖。【註五七】

高宗時代的危機意識漸漸淡化消失，在一片和平繁榮的氣氛中，最能反映人心渴求的不再是忍辱負重、同仇敵愾的藝術，而是點綴富貴昇平的花鳥，和在繁忙嘈雜的大都會中讓人嚮往不已的田園畫面。孝宗畫院首席畫師劉松年（活動於一一七四—一一九四）的〈四景山水〉（現藏北京故宮博物院），尤其能反映南宋精緻的園林文化與追求美感的生活態度。畫卷中連續呈現位於西湖之畔的四棟別墅，華美的雕樑畫棟、曲折的亭台水榭之中，別墅主人正享受著春夏秋冬各具其美的自然景象及詩意盎然的情趣。雖然畫中描繪的手法仍然延用著李唐的基調，但是李唐遒勁粗獷的筆調已不復見，劉松年的筆觸更見高雅工麗，而李唐畫中所傳達的愛國主義訊息也已煙消雲散，一變而為畫中人對「暖風熏得遊人醉」的南方生活之陶醉與依戀。當時在杭州作畫的，除了畫院中的職業畫家外，還包括士大夫、佛道僧人在內的業餘畫家。元代夏文彥的《圖繪寶

【註五四】：陸游的〈夜泛西湖示桑甥世昌〉，范成大的〈客中呈幼度〉、〈次樂先生吳中見寄〉，及楊萬里〈幼圃有引〉，見朱彭（西元一七三一—

〇六年）《南宋古蹟考》、《南宋古蹟考外四種》（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卷上，頁四，卷下，頁四十七—四十八。

【註五五】：見厲鶚《南宋院畫錄》、《畫史叢書》，冊三，頁，一一八十。厲鶚列出的南宋畫家在一百位左右，在南宋六位君主當中，高宗和理宗（1224—1264）在位時各有三十多位畫家在畫院工作，遠超過其他皇帝時的畫家數目。

【註五六】：關於南宋畫院地址的討論，見林正秋《南宋都城臨安》（杭州：西泠印社，一九八六），頁二九二—二九三。

【註五七】：關於孝宗時畫院盛行的主題之討論，見蔡秋來《兩宋畫院之研究》（台北：嘉新基金會，一九七八），頁一七〇—一七一。

從〈西塞漁社圖〉的題跋看李結生平與南宋士大夫的書法

鑑》（序於1365）中，一共列舉了一百位左右的南宋時期業餘畫家，其中二十五位專精山水畫，其餘則擅水墨花卉（梅、蘭、竹、水仙），人物及其他主題。【註五八】

李結便是夏文彥列名其中的士大夫畫家，雖然他和院畫家同時作畫，平時在杭州街頭的茶肆飯館裏、富商家中廳堂裏、甚至賣畫扇的夜市上，【註五九】見到商業藝術的機會也很多，但是畫院的形式寫實主義也好、市民間流行的畫風也好，對他的影響都是微乎其微的。他還是依照自己的方法和旨趣作畫，作畫對而言，是舒解工作壓力的方式，也是表達內心情感和發揮想像的通道，因此他並不像職業畫家那樣重視娛人耳目的效果。他在畫風的選擇上，也自有其審美的意念和心儀的傳統，不會盲目的追逐職業畫家的流行。

文人畫理論雖在北宋時由蘇軾、黃庭首開其端，但因寫實主義在當時仍有發展的餘地，所以理論始終止於理論，就是像王誥（一〇三七—約一〇九三）這樣和蘇、黃交遊的雅士，其繪畫作品仍然宗法北宋名家李成和郭熙的寫實路線；一直到南宋，文人畫家重視主觀詮釋甚於客體形貌的傾向才開始真正落實到藝術作品上。也正因為北宋的文人畫理論，到南宋才開花結果，所以在南宋時期，中國藝術史上首度出現了兩極化的情形：一方面是堅持寫實主義路線、著重繪畫技巧的「院體畫」，另一方面則是主張藝術中「意」重於「形」，藝術乃發抒一己思想感情的文人畫。從此以後，兩者各趨極端，各稟其特有的藝術理念及傳承作畫，終於造成了中國畫獨樹一幟的職業畫與文人畫分流的現象。就此而言，南宋是中國繪畫史上一個重要的分水嶺！

李結在杭州所職司的進奏院，屬於門下省。進奏院的工作是負責把政府文書傳到皇帝手上，繼從皇帝手上把文書傳給各部門，另外還將中央政府的文書傳到地方各路去。【註六〇】進奏院位置在皇宮之北，朝天門之西（今鼓樓灣），朝天門又位於南北走向的通衢大道「御街」上。【註六一】

【註五八】：見夏文彥《圖繪寶鑑》，卷四，頁九一—一二四。

【註五九】：見吳自牧《夢梁錄》（序於一二七四；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一九八〇），卷十三，頁一一九。

【註六〇】：關於門下省與進奏院所司之職，見Charles Hucker, *A Dictionary of official Titles in Imperial China*, p.168, and p.329.

【註六一】：關於進奏院位置，見林正秋《南宋都城臨安》，頁六二及其所附之地圖六。至於臨安城的一般都市規劃，見Nancy Shtatzmz Steinhardt, *Chinese Imperial City Planning*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an Press, 1990), pp.144-47.



李結每天早起執行公務，《夢梁錄》中有一段既傳神又可靠的紀錄，告訴我們南宋杭州的每一天早上是如何開始的。清早四五點鐘左右，各佛寺的修行人就在街上用鐵板或木魚報曉；他們還充當氣象播報員，宣佈當天的天氣狀況以及朝廷各部門上朝的情形，讓在政府上班的官員聽見好作準備。

「每日交四更，諸山寺觀已鳴鐘，庵舍行者頭陀打鐵板兒，或木魚兒，沿街報曉，各分地方。若晴則曰天色晴朗，或報大參，或報四參，或報常朝，或報言後殿坐。陰則曰天色陰晦，雨則言雨，蓋報令百官聽公上番。」

朝廷則在破曉以後不久開始作息。皇帝在早上五點或六點左右開始上早朝，中央政府以擊鼓的方式表示一天的公務時間開始。而一位近代學者是這樣形容古代中國官方的時刻表：

「政府官員在辦公室開門時必須抵達，所有公務都在上午和下午處理完成，所以官員們到了下午稍晚和晚上就是自己的自由時間了。」【註六二】

甫升任京官的李結是認真而敬業的。他因在崑山時期興學和治水方面表現傑出，才能到杭州工作，而一般認為，到中央政府任職是士大夫通往成功之路最重要的一步。由於李結不是進士出身，因此到杭州為官的路也走得比他人辛苦。【註六三】他在作地方官的時候，升遷得靠每年的考績和官聲來決定，而他之能夠升任監進奏院，便是因為六院主管經常是從治績出色的縣令中拔擢出任。【註六四】乾道年間，和進奏院一起的六院變得極為重要，【註六五】六院主管都有機會成為諫院

【註六一】：見 Lien-sheng Yang "Schedules of Work And Rest in Imperial China",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18, (Dec. 1955), pp. 301-321.

【註六二】：據 Kracke 的研究，宋代官員的晉升視他們的考績與進入仕途的方法而定。宋代官員入仕的三個主要途徑為考試、經由其它服務部門轉任、和蔭補。而那些通過科考而進入仕途的官員通常享有更多優勢，而且爬升得較快。見 E. A. Kracke, *Civil Service in Early Sung China* 960-1067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3), pp. 84-101.

【註六四】：見《宋史》，卷一六一，頁三七八一。

【註六五】：六院為檢、鼓、糧、審計、官告、進奏。關於乾道和淳熙年間，六院地位在九寺之上，紹熙以後，六院復入九寺之下。見《宋史》卷一六一，頁三七八一—八二。

的察官。【註六六】不過，李結隨後並沒有升任察官，也許因為他對蘇州附近農業問題的了解，【註六七】故於次年轉任主管儲存與運送浙西這個穀倉地區的糧食和貨物的「提舉浙西常平」。【註六八】

李結在杭州的時候，公餘之暇，常以作畫自遣。他和一般士大夫一樣，消遣包括閱讀、賦詩、作畫、下棋、宴遊、踏青等等。而他們的休息時間，除了每天下午下班以後，還包括其他的休假。南宋時延襲著唐代傳下來的規定，政府官員們在十天期內可以休憩一天。除此而外，宋代官員每年享有五十四天的額外慶祝節慶的假期，長度分爲一、三、五、七天不等。

【註六九】

李結所負責的進奏院位於左一北廂，該廂包含十九個坊，是店舖集中、非常熱鬧的地區。【註七〇】其中融和坊最有名的珠寶市場，每椿買賣，動輒金額高達數萬現錢。【註七一】最受廣大杭州市民歡迎的娛樂場「中瓦」、「上瓦」也在此，經常吸引無數市民來此關賞唱曲、舞蹈、雜耍、說書、影子戲等。【註七二】市西坊裏著名的店家節次鱗比，尤其是三橋街一帶更是人潮不絕。橘園亭大樹下的書店專賣文史方面的典籍，是讀書人常去之處，朝天門內，知名的朱家老舖專裱書畫，在附近工作的畫家李結一定光顧過這家店罷。這些市街上的生意從白天一直延續到夜市，當鼓聲敲至五更時，另一天的早市又開始了。

【註六六】：這種升擢到不同部門的情形在宋代很普遍，宋代官僚系統要求士大夫以儒家的精神和價值觀從事政府各部門的工作，而不是強調士大夫的專業或專業訓練。

【註六七】：李結於乾道六年（1166）提出治田三議，曰務本、曰協力、曰因時。見王鑒《姑蘇志》（據一五〇七年版本影印；台北：學生書局，1965）卷十二，頁一八三。

【註六八】：李結的任期從乾道七年（1171）元月到乾道八年七月任提舉浙西常平，見范成大《吳郡志》《中國方志叢書》（據一二二九年版本影印；台北：成文出版社，一九七二），卷七，頁二〇七。

【註六九】：同註六十二，頁三〇五。

【註七〇】：爲了防犯火災和都市犯罪，杭州模仿開封的辦法，將市區分爲許多「廂」。關於「左一北廂」的結構，見林正秋《南宋都城臨安》，頁一〇二—一〇七；又見潛說友《咸淳臨安志》《中國方志叢書》（據一八三〇年版影印；台北：成文出版社，一九七〇），冊一，卷十九，頁二一八。



在如此擁擠和擾攘的環境中，故鄉西塞山前「漁社」寂靜無譁、波光潋灩的湖山畫面自然在李結心頭蕩漾開來。他在休閒時間裏，開始繪製〈漁社圖〉，沉浸於圖中的時刻，他完全忘卻了喧囂的萬丈紅塵，獲得無比精神上的歸屬與滿足。其實，早於李結一個世紀，當山水畫在北宋邁入全盛期時，山水畫家郭熙（一〇二一—約一〇八五）就已經發現了山水畫具有助人逃避現實、激發想像的神奇力量。郭熙說，當他身不由己、必須居住在人聲鼎沸的市廛之中，不得親近自然時，所謂：「塵囂輻鎖，此人情所常厭也；煙霞仙聖，此人情所常願而不得見也。」他卻可以神游於壁上的山水畫，進而得到精神上的舒解：「不下堂筵，坐窮泉壑；猿聲鳥啼，依約在耳，山光水色，晃漾奪目，此豈不快人意，實獲我心哉？」。【註七三】

當然居住杭州也不全然是負面的經驗。比如說到西湖去遊船或到湖畔的名園賞花都是賞心悅目的經驗。許多士大夫在政府衙門工作了一天以後，經常於下午來此僱船作個逍遙遊。他們不時在船上開宴席，還可以一面賦詩作畫，一面享受各種美食甚至餘興節目的侍候。【註七四】從船上極目所視，收入遊人眼簾的是遠處青翠山巒中隱隱作現的佛教寺塔，映在湖面上的山寺形成極美的倒影。湖邊的水月園、玉壺園、真珠園、聚景園等都因特殊的造園和奇花異草的景觀而讓遊人留下難忘的回憶。李結也不例外，自然是遊過西湖的。他可能也像其他的士大夫詩人一樣，【註七五】在遊湖之後，把西湖之美和遊湖那一刻的感受，付諸詩句。【註七六】

### 周必大——自比元結的儒者

雖然按寫作的時間順序來說，周必大的跋晚於范洪二跋，但當年李結完成此畫時，最先向周必大要求題跋，卻為周必大

- 【註七一】：見吳自牧《夢梁錄》，卷十三，頁一一六。
- 【註七二】：見潛說友《咸淳臨安志》，卷十九，頁二二二。
- 【註七三】：見郭熙《林泉高致集》，俞劍華《中國畫論類編》（香港：中華書局，一九七三），頁六三二。
- 【註七四】：關於西湖的遊船畫舫，見吳自牧《夢梁錄》，卷十二，頁一〇。
- 【註七五】：李結不但曾自組詩社，《全宋詞》中還收有他一首詞。見唐圭璋《全宋詞》，冊三，頁一五一六。
- 【註七六】：朱彭纂集了其中較著名的詩篇，見《南宋古蹟考》，卷下，頁三十一—四十七。

從〈西塞漁社圖〉的題跋看李結生平與南宋士大夫的書法

所婉拒，他說那時他還在杭州爲官，不便寫有關退隱的事，除了這項官冕堂皇的理由，周必大還提到李結向他求跋是因兩人的長輩之間有交情，無形中拉遠了彼此的距離。思及當時周必大的職位以及他謹慎的個性，【註七七】他很可能顧慮到，談「仕」與「隱」的問題若有不當，會影響自己的仕途，周必大這樣解釋他當時爲何拒爲李結題跋：

「始予官中都，君以先世之契，數攜此圖求跋，自念身游東華塵土中，欲爲西塞溪山下語難矣。」

周必大早先在仕途看好的情況，不肯就退隱一事著墨，但他受皇恩的眷顧並未維持許久，乾道八年（一一七二），他因「張說」事件上書直言而被孝宗勒令立即離京，貶爲建寧府宮觀。但是在彼此的晚年，李結已官至四川總領，周必大也卸下丞相職務已有一年，他終於覺得就退隱一事發表意見也無大礙，但他仍然強調，除非李結目前沒有官職，否則他仍不鼓勵他退隱。【註七八】

李結於光宗紹熙元年（一一九〇）任四川總領，也就是負責管理四川的軍馬錢糧。【註七九】在南宋四個總領所中，四川是唯一在財政上可以自給自足的，因此它享有政府所賦予的某些特權。【註八〇】李結新職的重要性與影響力可由周必大跋裏得知，並且他才接任新職三個月，還差三年才方達到文官應該退休的年齡。【註八一】可是他想退休的意願非常強烈，

【註七七】：周必大爲官風格小心翼翼，由下例可知。孝宗很欣賞楊萬里，可是偶而也對楊的固執已見感到不悅，便問周對楊的看法如何。周是楊的朋友，但卻沒有爲楊說任何好話，可見如果會對他仕途造成影響的話，周必大是寧可不顧慮友誼的。此段插曲，見《宋史》，卷四三三，頁一二七〇。

【註七八】：周必大於孝宗在位的最後兩年——淳熙十四至十六年任宰相，後爲御史何澹彈劾而去職。他爲李結題跋時爲光宗紹熙元年（一一九〇），斯時他被授以少保充體泉觀使的虛銜。見《宋史》卷三九一，頁一二八七〇。

【註七九】：見《宋會要輯稿》，冊七·「職官」，四三：一七六，頁三三六一；關於總領的職務，見《宋史》，卷一六七，頁三九五八—五九；又見 Charles Hucker's *Official Titles in Imperial China*, pp.32-33.

【註八〇】：關於此職務的重要性，見林天蔚〈南宋時四川總領所之財權及其影響〉，《食貨》第十卷第十一期（一九八一年，二月），頁一一四；又見山內正博〈南宋總領所設置に關する一考察〉，《史學雜誌》64, no.12 (1965), 頁81-83.

【註八一】：關於宋代文官退休的制度，見《宋史》，卷一七〇，頁四〇八—八九；另外，據 Garnet 的研究，宋代官員的平均退休年齡是六十八歲或稍早，見其 *Daily Life in China on the eve of the Mongol Invasion 1250-1276*, trans. H. M. Wright, p.66.



竟老遠從四川把畫送到江西請周必大題字，周必大很詫異，李結既升至此高位，為何一心想退隱？在官場歷練多年以後，周必大做事小心翼翼，他對李結的決定頗不以爲然，甚至開始說教起來：

「而君方以尙書郎奉使全蜀，凡六十一郡之官吏，數十萬之將士，無不斂板受約束，銜枚聽號令，猶念舊社不置，萬里遣書與圖偕來，督踐前約。」

周必大強調，總領一職下面統有如此之多的將士與官吏，值此肩負大任之際，李結怎可心心念念於一己的舊家，還不遠千里的要求周必大實踐當初題跋的諾言？周必大一生都秉持士大夫以天下爲己任的觀念，認爲出仕是讀書人服務社會的第一要務，二十年前，他因有重要官職在身而不肯爲李結退隱的理想背書，如今他又詰問李結爲何不爲新職投注心力，反而一心求隱，語氣中不無譴責之意，他一再表示，現在不是讚美退隱之樂的時候，要等到李結有一日真的無事一身輕時，再做此事還不遲：

「予欲遽數忘機之樂，則君權任如此，顧豈招隱時邪？須君他日奉計甘泉（漢宮隱居之地），厭直承明，尙寄聲於我，當有以告我，今未可也，姑題卷軸歸之。」

洪邁把李結比作張志和，周必大卻把李結比作詩人元結：（七二三—七七二）

「唐元結字次山，嘗家樊上，與眾漁者爲鄰，帶笥簞而歌款，乃自號聲叟，今河陽李君，名元名也，字元字也，卜築雪溪又號漁社，其善學柳下惠者耶。」

李結生於徽宗宣和六年（一一二四），距北宋之亡只有兩年，而早在宣和五年，金人已經攻陷燕京。李結之父李迎可能預見了時局的險惡，遂爲他的長子取名爲結，不但以元結之名爲名，以後又以元結的字次山爲字。希望他效法唐代詩人元結，能在亂世中挺立。在南北宋之交，士大夫對元結特別傾慕，把他視爲樹立名節、不隨波逐流的典範，連范成大早年也曾

【註八二】：見周必大《資政殿大學士贈銀青光祿大夫范公成大神道碑》《周益公文集》，卷六十一，頁十一—十二。

【註八三】：關於元結之生平，見歐陽修、宋祁編《新唐書》（北京：中華書局，一九八一），卷一四三，頁四六八—八六。

自號幼元，希望立身行事，能取法元結。【註八二】李迎大概察覺了他所身屬的時代——其政局之腐化無能與混亂，一如天寶年間安祿山叛亂前夕，是以他也像元結之父一樣，在大亂之前，對兒子有這樣的期許：「而曹逢世多故，不得自安山林，勉樹名節，無近羞辱。」【註八三】

元結在安始之亂後逃難至江西瀘溪，過了一段與世無爭的日子，肅宗即位後，命他為山南東道（統有河南、湖北、湖南）節度使參謀，他也協助政府成功的抵擋住叛軍的南犯。代宗寶應元年（七六二）他隱入武昌樊水，和眾漁者為鄰，自稱「漫士」和「聲叟」。隨後他又出任湖南道州的刺史，任內不忍加賦，並為民眾爭取到免徭役，使得被盜寇劫掠、幾成廢墟的道州又恢復了生氣，元結在〈春陵行〉一詩中為民請命，敘述自己在上面交付的課稅任務和同情受苦的民眾之間煎熬，其中充滿了人道主義的關懷，令杜甫也為之動容。【註八四】

元結這種執著救世的儒者使命感動了李迎，乃在相隔四個世紀之後，為長子取了元結之名，但李結自己則可能更認同於元結晚年愛好山水、隱於漁人群中的形象。

洪邁在跋中把李結和張志和相提並論。因為張不但寫有漁歌，還把它畫了下來。【註八五】張志和生性狂怪，十八歲左右喪親後就不復仕，自稱「煙波釣徒」，又號「玄真子」，他垂釣不設餌，因為他志不在魚。【註八六】住的小屋以生草覆蓋，樑棟也不施斧斤，曾要求其嫂為製衣裳，衣成之後，他穿在身上雖酷暑不解。他還著有闡述道家玄理的《玄真子》和《太易》兩書，但影響力最大的，還是他的〈漁歌子〉五首，其中最有名的是：

【註八四】：關於元結的詩與杜甫的和詩，見孫望《元次山集》（北京：中華書局，一九六〇），頁三四—三六；頁一六一—六一。

【註八五】：見張彥遠《歷代名畫記》《畫史叢書》，冊一，卷十，頁一二四。

【註八六】：關於張志和生平，見《新唐書》，卷一九六，頁五六〇—五六〇九；又見 Hellmut Wilhelm's "The Fisherman Without Bail", *Asiatische Studien*, no. 18-19 (1965), pp. 90-104.

【註八七】：見俞陛雲《唐五代兩宋詞選釋》（台北：文史哲出版社，一九八八），頁三七。

【註八八】：見陳耀東〈張志和漁歌子的流傳和影響〉《浙江師範學院學報》，第十八期，（一九八三年，十月），頁四三—四四。



「西塞山前白鷺飛，桃花流水鱖魚肥，青箬笠，綠簑衣，斜風細雨不須歸。」【註八七】

這闕詞形容他在西塞山前自由自在的漁人生活。不但節奏流暢、意境優美而富感染力，更重要的是它傳達出的訊息——不屑爭逐世間名利、遠離政壇、自我放逐。也就是這份言外之意激起後世無數失意文人熱烈的唱和，【註八八】紛紛把自己在仕途上所受的挫折與憤懣投射其上，不但藉張志和的酒杯澆自己的塊壘，也避免直接把怨懟說出。這股唱和風潮從晚唐的失意人柳宗元、南唐的失國之君李後主不絕於縷，【註八九】終於在有宋一代達到高潮，不但屢受貶謫的蘇軾，黃庭堅經常在詞中引用張志和的詞句，【註九〇】南宋的陸游、朱敦儒（1080—1175）、向子諲（1086—1153）不斷在詞中讚美漁夫的生活，【註九一】主戰派的張元幹（1067—1143）在受到與金人謀和的當道打壓之後，也只好自賦〈漁家傲〉一首並題於張志和像上，以抒己懷。【註九二】

顯然，周必大這個一本正經的官僚，比較能接受元結身兼儒者與漁夫的形象，對張志和的狂怪行徑就認為不大適合自己，因此他說，自從他從宰相位子退下，便回家鄉廬陵，所住的地方距江邊的白鷺洲很近，他也經常泛舟於蘆葦間，看著海鷗跟隨著他，隨即又飛走並不駐足，如此相忘於江湖，豈不和當年浪跡於漁人之間的元結差不多嗎？

「屬者奉祠歸廬陵，所居在城東隅，去江無五十步，洲名白鷺，橫陳其前，日以扁舟，寅緣葦間，鷗來相從，百住而不止。雖未敢竊比張志和，亦庶幾乎元次山矣。」

周必大的書體結構瘦長【圖二C】，書寫工整，字劃間距安排極為小心謹慎，與他的個性頗為相似。他的字學歐陽詢【圖十】，結體上也深得歐字的瘦勁挺秀，可是周必大卻一易歐字峻峭的方筆而為更豐潤精滑的筆劃，此外，歐字森嚴方

【註八九】：李煜曾作兩首〈漁父詞〉並題於衛賢的〈春江釣叟〉圖軸上，見劉道醇《五代名畫補遺》，序於一〇五九，于安瀾編《畫品叢書》（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一九八二），頁一〇三；又見郭若虛《圖畫見聞志》，序於一〇八〇左右，《畫史叢書》，冊一，卷二，頁一七六—七七。

【註九〇】：黃庭堅的詞，見唐圭璋《全宋詞》，冊一，頁三九五。

【註九一】：見《全宋詞》，冊二，頁八五四、八六三、九六〇，及《劍南詩稿》卷四七，頁六九〇。

【註九二】：張元幹詞見《全宋詞》，冊二，頁一〇九〇，此事見羅大經《鶴林玉露》《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八六五，卷九，頁三三四。

正，隸法猶存，仍反映出北碑的傳統，但周必大的字已失去歐字的莊穆凝重，取而代之的是較簡化和自然的運筆，結構也相對的較鬆懈。雖然周必大的書風整體而言可謂端正秀麗，卻讓人不期然想到前人對智永的評語，其實也頗能形容周書的特色：「精熟過人，惜無奇態。」【註九三】

### 趙雄跋——深沉的官僚和拙稚的書法家

李結向趙雄要了第四個跋。趙雄字溫叔，資州（今四川內江）人，於孝宗隆興元年（一一六三）省試得第一。【註九四】趙雄也是立場堅定的主戰派，曾由抗金名將虞允文推薦入朝。並繼范成大之後，於乾道七年（一一七一）使金，同樣空手而回。他自淳熙五至八年（一一七八—一一八一）間擔任宰輔，在任期內，他對孝宗寵信內侍採取妥協的態度，爲了怕得罪聖上，在同僚的大聲撻伐聲中，他還是選擇保護皇帝的人。不過最後孝宗仍是以結黨營私爲名把他解職。他生平有一樁有趣的插曲，便是無意間救了理學家朱熹一命，一次當朱熹毫不留情的批評孝宗，孝宗大怒，正欲發作，準備懲治朱熹，趙雄卻和皇帝說，如此一來，徒然使朱熹成名，孝宗因此作罷，朱熹才得身免。

趙雄和李結是舊識，遠在近三十年前，李結任崑山令時，趙雄就發現李結很有能力，治績不俗：

「始予識次山於吳中，知其才術敏疆，所至弁治，號一時能吏。」

到了光宗紹熙元年（一一九〇）李結被派至四川任總領時，趙雄恰巧也回四川任潼川令，他認爲李結處理財政問題非常出色，在鹽策方面，李結取消了過度的課徵，並且將付稅的期限延展，讓人民喘了口氣：

「紹熙□□詔，以次山爲尙書郎，出總蜀計，予適叨守潼川，潼川鹽策之□□計府至多，月課不登，郡邑皆病，次山則蠲其苛取，而舒其期會，潼川於是復爲樂國，予益知次山之能。」

【註九三】：見李嗣真《書後品》，馬宗霍《書林藻鑑》（台北：商務印書館，一九六五），冊上，頁九七下。

【註九四】：關於趙雄之生平，同註八；趙雄爲迎合皇帝，常採雙重標準，見 Lau Nap-yin's "The Absolute Reign of Sung Hsiao-tsung (r.1163-1189)", pp.100-101.



周必大會提過，四川總領的權責重大，是人人豔羨的好職位，趙雄在此也強調李結作得極為成功，可是讓人不解的是，李結就是不願作完任期，會不會是他的職務讓他有志難伸，還是有什麼難言之隱？極可能。因為李結各種舒緩課稅、改革苛政的政策顯然與吳家傳統勢力相衝突，和他們的利益相違背，吳氏家族從紹興時期的吳璘開始，就一直掌握四川的軍權，直至寧宗開禧三年（一二〇七）吳璘孫吳曦叛變為止。因此歷任四川總領無不竭盡所能，儘量滿足吳氏家族在軍事用度方面的需求——即使以犧牲百姓的利益為代價。【註九五】

由於李結的措施與上級的要求不符，他可能承受著某些壓力，斯時四川宣撫使是吳璘之子吳挺（一一三八—一一九三）。吳挺在軍事和行政上都頗有才能，但為人驕恣，對部屬相當嚴厲，年輕時常誤殺人。早在乾道年間，陸游任川陝宣撫使王炎幕僚時，就已看出當時代王炎掌兵的吳挺很難控制，建議以吳玠（吳璘弟）子吳玠代替，但未為王炎接納。【註九六】

李結方任四川總領時，即去函要求周必大為〈漁社圖〉題跋，如今他的要求已被核准，他準備離蜀返鄉，在離去前，他向趙雄求跋。這時趙雄剛自潼川令退下，賦閒在家，在跋中他不想再提離職的不愉快，只是平靜的敘述退休後的生活。他在故鄉內江之南增建了一小園，準備就在此終老：

「居無何予以請祠得歸，方增治衡宇，於內江之陰□領僮奴、□松種菊，自所居達江上可里所，亦欲葺成小園，為終焉之計。」

趙雄在內江老家，接到李結來信，信上說他離家萬里為官，未免不合情理，在他極力要求後，現蒙皇帝批准，正準備退休返回自己心愛的漁社，也就是早先他在西塞山下蓋的小築：

「俄而次山□來言曰，萬里孤官，豈人之情？有詞籲 天蒙 恩報可，今移節湖右，出峽有日，將歸老於西塞山下

【註九五】：關於四川總領職務的特色，見註八〇。

【註九六】：王炎很欣賞吳挺，而且孝宗對吳挺也大力支持，見《宋史》，卷三九五，頁二〇五八；又見朱東潤《陸游傳》（上海：中華書局，一九六〇），頁一〇〇一—一〇二一。

【註九七】：御史在紹熙元年九月彈劾李，說他刻剝害民，見《宋會要輯稿》，冊九，「職官」，七三：二一三，頁四〇一七—一八。

矣。」

光宗先是命李結爲湖北運副（財政副首長），但隨後又爲御史批評，因此作罷，改爲授以建寧府（福建）武夷山沖佑觀宮觀的閒職。【註九七】李結的遭遇和范成大退休前很像，即告老求閒以後，繼遭御史攻擊，由此可以推斷出，當時朝中氣氛已對他們不利，李結反正已準備離川返鄉，因此這項新職的任命和隨之又取消對他並無影響，他照既定的計劃順江而下。

【註九八】

李結接著在信裏說，他已繪了〈漁社圖〉，把西塞山下自建的小築納入，盼趙雄爲他寫個跋語：

「舊即山址卜築，名曰漁社，敢圖此獻，其丐我一言。」

趙雄接到此信以後的反應是兩方面的，一方面他讚美李結美好的退隱理想，另一方面他又對李結急流湧退的決定感到惋惜。他先在跋中表示，李結在爲官的每一任上皆有表現，令他印象深刻，繼而他話鋒一轉，說當年別人就告訴他，李次山的能幹，從其所任用的人就可以看得出來，但是李結雖是積極任事的能臣，卻並不在官場汲汲營營，反而別有胸襟懷抱，風度氣韻非凡，趙雄當時聽了，不過唯唯否否，並未置一詞：

「或曰，此特見於用者耳，次山官業雖隆，官情實薄，其胸次恢廓，韻度清遠，有高人□士之風，予姑唯唯否否。」

接到李結的〈漁社圖〉以後，趙雄打開來一看，不禁深深爲圖中美景所震懾，羨慕著次山從此可以在他的漁社之內，坐擁湖山之勝，想到自己目前居所的乏善可陳，不覺赧然，回想起近三十年前，朋友對他提起的次山種種，當時雖未置可否，現在他卻深有同感了：

「予披圖閱之，西塞雪溪，蓋吳興勝絕處，漁社實據其會，山明水秀，花木奇麗，延袤十數里，皆爲几席間物，猗歟盛哉！退視予之所營，益蕪陋可笑，因嘆次山胸次韻度，誠如曩時或人之言云。」

趙雄曾任孝宗時的宰輔，他以爲對李結這樣一個能臣來說，任期未滿就退休自然不是個「圓滿的結局」。雖然趙雄也頗

【註九八】：周必大跋於紹熙元年三月，跋中指出李結已積極準備退隱，不欲再擔任四川總領，而李的新職發表及隨後受御史批評係發生於九月。



欣賞退隱的悠閒，可是他身居高官已久，早已習慣以非常實際和功利的眼光看事情，對李的退隱，他形式如儀的可惜一番，比起周必大的勸李以公事爲重，至少周必大還是真心認爲如此，而趙雄的態度就顯得虛僞——或者是不自覺的便流露出一種官場習氣。趙雄最後的結論是，像你（李）這樣受今上賞識的人，怎麼會想去退隱呢？有些不可思議，雖然我不曾參觀過你的漁社，不過既然有圖爲證，又有我素所敬重的周必大、范成大替你描述漁社的始末，那麼我也斗膽加上一筆：

「然次山方興才術聞，（今）天子贊祚，首加識擢，豈終隱於漁社者耶？予雖未登漁社堂，然得閱其圖，圖末又有周益公、范吳公大書，紀述頗詳，二公予平生所敬信，敢嗣書其後。」

趙雄的書法也和他爲人一樣，頗具爭議性（圖二E）。如前所述，他不大堅持原則，有時雙重標準，對皇帝任用親信十分讓步，他的字則是傾斜不正兼以寬闊肥短，完全不重楷書的均勢與典則。看了趙雄這種刻意不求美觀、甚至可說醜陋的書體，不禁讓人升起一連串的疑問，是否這是南宋時期爲人所一致接受的標準？否則以他這種字怎能通過科舉考試？科考中考生的字體難道不重要嗎？更何況趙雄在隆興時期的省試還得第一呢！

乍看上去趙字筆劃不搭連，加上結體明顯的不勻稱，似乎受到楷書之祖鍾繇（一五一—二三〇）天真自然書風的影響，但是仔細比對下卻發現兩者實大相逕庭（圖十一）。鍾繇的方法非常一致，比如：橫劃加長、結字疏闊寬扁，每一劃的收筆和出鋒都有藏頭護尾的動作，可是趙雄看來拙稚的書法卻完全不具備這些特色。趙雄或許極欣賞鍾字乍看不經意的風格，但是他卻沒有用心揣摩鍾繇的結字用筆，由趙雄的字看來，美似乎不是南宋書法中唯一的標準。清人梁巖（一七六二舉人）談到歷代書法時說，唐人尚法，宋人尚意。【註九九】整個宋代的書法可視爲對唐法的反動與革命，從蘇軾的「我書意造本無法」、黃庭堅的尚「韻」、到米芾的「無意造作書乃佳」，都殊途同歸的追求性靈的抒發與個性的解放。可是北宋大家戮力

【註九九】：見梁巖《評書帖》，黃簡編《歷代書法論文選》，頁五三七。

【註一〇〇】：見歐陽修、宋祁編《新唐書》「選舉志」，卷四五，頁一一七一。

【註一〇一】：關於唐代書法風氣之氣烈，見王元軍《唐人書法與文化》（台北：東大圖書公司，一九九五），而書法與仕進的關係，則可參見其中「干祿書法」的部份，頁一六〇—一七六。

掙脫唐楷束縛、追求個人風格的結果，演變到南宋，終於擺蕩到另一個極端，便是法度之廢弛和書學之不振。

唐宋書法之間存在如此大的歧異，除了美學上的原因，還有歷史上的因素。首先，唐代官吏的選取，有一項重要標準，便是「楷法適美」【註一〇〇】，整個社會，從帝王、士子、詩人乃至婦女，莫不崇尚書法。【註一〇一】宋代的官吏人數雖然遠勝於唐，又以文治天下，但進士可以直接授官而不需審其書法優劣，同時施行試卷「謄錄」的制度，以防作弊，使考試中書法因素得以排除，【註一〇二】這也導致宋人書法為抒情為揮灑的心情，大於為干祿為功利。

〈漁社圖〉前面四個跋，延宕了許久，但是李結在從四川回吳興老家路上的四個月，卻一口氣得到了後面三個跋。他啓程以後不久，在光宗紹熙二年（一一九一）正月，先在長江旅途上巧遇閻蒼舒，三個月後，抵達尤袤的任所。又一個月後，他折道去拜望王藺，最後完成他的旅途。

李結此行和范成大淳熙四年（一一七七）年自成都返回蘇州的路線大致相同，這條路線可以遠溯到三國時代，當時蜀相諸葛亮（一八一—二三四）遣使至東吳便是：「萬里之行始於此。」是以老杜在成都草堂時期，曾有「窗含西嶺千秋雪，門泊東吳萬里船」這樣的名句，可見從三國開始，便有船隻自成都直駛東吳。范成大後來把這次東向之旅寫入〈吳船錄〉裏，文中他提到湖北江陵和太平州（今安徽當塗）是他當初停泊的兩個大站。【註一〇三】同樣的，李結的船隻也經過這兩個地方，因為閻蒼舒剛從江陵郡守下任，而尤袤正任太平州郡守。

【註一〇二】：見金靜《科舉制度與中國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頁六七。

【註一〇三】：范成大離開四川制置史任所返回蘇州老家後，把他旅途中每日所記，輯成兩卷的〈吳船錄〉。他在文中詳細紀錄了船所停泊的每一站，他在每處所會見的友人，以及所經之處在歷史和地理上的特殊意義，見范成大《石湖紀行錄》（台北：廣文書局，一九六八），頁一一九。九。范的全程大約費時四月餘，李結應該也花了差不多了相同的時間才完成這趟返鄉之旅，只是兩人旅途的頭尾略有不同，李不從成都，而從總領所所在地利州出發，所以可能多了一道利用支流接駁到長江的手續，而到達江蘇鎮江一站後，范是直放太湖東的蘇州，李卻駛向太湖西南的吳興。



## 閻蒼舒跋——感性十足的「詩書帥」

李結與閻蒼舒之能相遇，既是巧合也是緣份。

閻蒼舒，字才元，唐安（今四川崇慶）人。他於紹興二十七年（一一五七）得進士，名列第二。在宋金問題上，他持的是主戰的立場，乾道八年（一一七三），與陸游同入王炎幕府，又在淳熙四年（一一七七）任遣金使，歷任吏部侍郎並知江陵府。閻也是詩人兼書法家，尤以大字扁榜書知名於時。【註一〇四】雖然周必大盛讚閻的「筆札妙天下」，【註一〇五】亦即他手書的信札為國中第一，但流傳至今的，除了《金石苑》上所載，一份多少失去原有風味的淳熙九年（一一八二）拓本外，【註一〇六】《漁社圖》跋是保留至今唯一的閻蒼舒手跡。閻的生平《宋史》上無傳，他的生年也不詳，但陸游在寧宗嘉泰四年（一二〇四）所題的跋文裏回憶故人，他感歎閻那時已故去數年了。【註一〇七】

李結與閻蒼舒相遇於長江。光宗紹熙元年（一一九〇）十二月，閻被御史彈劾罷官，【註一〇八】隨後便從湖北江陵任所轉回四川老家。當船正往崇慶方向進發時，他在江士遇見船向東行的李結。他們倆究竟在長江哪一處相遇並不清楚，不過由題跋看來，兩人相會於湖北與四川之間。閻蒼舒以興奮的心情，形容他們的不期之遇，他先回憶起當李結任毗陵（江蘇常州）守時，【註一〇九】他們曾有書信往來，因而認識，從那時起，他就極仰慕李結的才華，但遺憾彼此緣慳一面：

【註一〇四】：見董史《皇宋書錄》，中篇，頁四一四四。

【註一〇五】：見孔凡禮《范成大年譜》，頁四三一。

【註一〇六】：見劉喜海《金石苑》，序於一八四八，《石刻史料新編》（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一九七八），冊九，卷五，頁六四九一。

【註一〇七】：見陸游《跋陝西印章二》《渭南文集》，卷二七，頁一六七。

【註一〇八】：御史何澹以閻任江陵郡守時貪暴無恥為由彈劾他，見《宋會要輯稿》，冊九，「職官」，七三：四，頁四〇一八。

【註一〇九】：孝宗淳熙六年（一一七八），閻蒼舒任吏部侍郎兼同修國史，李結則任毗陵郡守，管轄晉陵、武進、宜興和無錫四縣。有關李結這項任命，見《宋會要輯稿》，冊七，「職官」，三六：五九，頁三二〇一；又見史能之《咸淳毗陵志》，序於一二六八，在《中國地方志叢書》內（據一八二〇版影印；台北：中國地志研究會，一九七八），冊六，志八，頁三三三。

從《西塞漁社圖》的題跋看李結生平與南宋士大夫的書法

「始予在朝行，李公次山守毗陵，書疏往來，知其才氣不群，風流可想，恨未識之，距今十有六年。」【註一一〇】終於見面了，相知十餘年，卻在垂暮之年偶然相遇，兩人自然相見恨晚，而兩人前不久都被御史彈劾的委屈，可能使雙方因這份共同的經驗而更惺惺相惜。旅途匆匆，時間的短暫更使兩人的相晤有今夕何夕、剎那即永恆之感：「次山自總領蜀計歸吳，予自荊州還蜀，始識面，相與傾倒如平生歡。」

因為閻蒼舒以扁榜大字知名，他們會面的高潮便是閻蒼舒揮舞大筆的那一刻。李結不僅要求他為〈漁社圖〉題跋，也要求他再為自己的詩社「西塞漁社」及別業所在的「西塞山」題字。忽然，提筆的剎那，閻蒼舒感傷起來，因為這可能、也註定將是他們此生僅有的一面。想想看四川與浙江之間的距離，此生要想再見怕不可能，在船搖晃不已的情況下，閻勉力寫道，關於李結的傾慕追隨張志和與元結，前面有范洪周趙等大家談及，他不再多說，此時此刻，他所感喟的是兩人之間今後關山遙隔、再見匪易，但他隨即安慰李結說，〈漁社圖〉將成為他們之間友誼的見證，以後每當李結展視此畫，就彷彿兩人同遊於美麗的苔雪之上。題跋雖短，卻有的人生無常的感歎：

「出此圖相示，索西塞漁社，及西塞山七大字，舟中搖兀，勉強書之。若夫次山所以追跡釣徒，景慕聲叟者，則前鉅公偉人瑰詞桀筆，固已盡之，茲不復贅。顧關山脩阻，江湖渺茫，未知見日，時展斯卷，如接勝游於苔雪之上云。」

和前面洪邁、周必大、與趙雄所題的「小字」比起來，閻蒼舒的大字就顯得醒目大方、渾穆有力【圖二F】。他的書法顯而易見的受王羲之影響——或者更正確的說，是受了米芾詮釋後的王羲之書風影響。至於他的字墨色濃黑、運筆沉著穩健、結體寬博厚實，又有幾分蘇軾行書的影子【圖十二】。可是米芾落筆處急速跳動，又善用側鋒，使他的筆劃中充滿速度和方向的變化，閻卻將米千變萬化的筆法予以簡化，行筆變得更緩慢而固定。而在蘇軾行書中偶而出現筆劃間相連的「牽絲」，往往是快速帶下，而且細微巧妙，讓人有氣勢流動、渾然天成之感【圖十三】，閻卻將之處理為穩定而規律化的寫法。於蘇

【註一一〇】：閻蒼舒題此跋時間為光宗紹熙二年（一一九一），如果照他所說，李結於十六年前任毗陵守，那便是淳熙二年（一一七五），但是根據《宋會要輯稿》、《咸淳毗陵志》、以及王蘭的題跋，都很一致的指出李是在淳熙六年（一一七九）任毗陵守。因此本文不採用閻所提供的年份，並推論他將十二年寫成十六年，可能出於筆誤，也可能出於他記憶有誤。



軾，他的牽絲連筆是出於一股內在「行於所當行」不可遏止的創作熱情，於閻蒼舒，卻成了一種可以學習和仿製的方法。

大體而言，閻蒼舒的大字結構穩妥，保留了少許米芾的姿媚，也略有幾分蘇軾的深厚，特別適合題寫大字或展示公眾的扁榜書。從「宋楷」發展過程的角度觀之，閻蒼舒的書法可視為北宋四大家與南宋張即之（一一八六—一二六六）之間的一個過渡。張即之把閻已少變化的筆觸再加以進一步的簡化，成為只有粗細兩種筆劃的強烈對比，至於閻筆劃間不時出現的游絲相連，張即之也將之變為十分統一的連筆——亦即在每一筆起止間帶起筆鋒，使之成為一種行雲流水般的節奏，不但形成鮮明的個人風格，也成為宋楷的典型。

李結在早春時開始返鄉之旅，當他抵達長江沿岸的太平州時，已是暮春時節。【註一一一】他拜訪了太平州郡守，南宋四大詩人之一的尤袤。

### 尤袤跋——異日不為山中生客

尤袤（一一二四—一一九三），字延之，江蘇無錫人。【註一一二】於紹興十八年（一一四八）得進士，歷任泰興令、國史院編修官、知太平州等，從學於北宋理學家程頤一派傳人汪應辰。他和陸游、范成大、楊萬里同列南宋四大詩人，不幸他的大部份詩作都已散佚，只有少數留存於他的後人尤侗（一六一八—一七〇四）編的《梁谿遺稿》一卷中。【註一一三】不知是否這些倖存的詩作不足以代表他總體的成就，因此引來後代評論家不時的質疑，懷疑他怎能與陸、范、楊並列？紀昀批尤袤的《次韻尹明梅花》一詩說：「無疵累，然亦無佳處，此種詩學之最害事。」錢鍾書在《宋詩選註》中更說：

【註一一一】：尤袤的跋題於「紹熙辛亥（一一九一）暮春中泠」，也就是紹熙二年陰曆三月中旬，而閻蒼舒的跋則題於且同年正月二十五日，兩跋的時間相距近兩個月。由於范成大從成都出發以後，費時三月餘才抵達太平州，由此上推，李結大約在十二月上旬自四川出發，而於下旬在長江遇見閻蒼舒。

【註一一二】：關於尤袤的生平，見《宋史》，卷三八九，頁一一九三—一三〇。又見 Franke, *Sung Biographies*, pp. 1258-61.

【註一一三】：見尤袤《梁谿遺稿》，《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一一四九，頁五〇九—五二八。

從《西塞漁社圖》的題跋看李結生平與南宋士大夫的書法

「他那些流傳下來的詩都很平常，用的詞藻往往濫俗。」而金性堯則批評：「尤詩的長處在淡，短處則在淡而無味。」  
【註一一四】詩作和題跋畢竟不同，以一件題跋的內容去證實或否定他的文學成就也不盡公允。不過，單以本跋為例，尤袤的文采與詩情還是略遜范成大一籌，當然，這也和他們與李結的友誼深淺有關，從而激發的感情深度自然有別。

尤袤並未提及他和李結是如何認識的，但跋中顯示他們已是老友。首先他了解李結為人爲官之清白可喜，雖然在四川擔任高官，可是從未利用職權謀取私利，退休回家孑然一身，行李中不過一兩塊石頭而已：

「漁社主人以尙書郎萬里使蜀，洗手奉法，一毫不以自污。歸裝枵然，止朝天石一二塊，真不負 朝家委任之意。」然後他說看到〈漁社圖〉以後，他開始羨慕李結的決定。自古以來，身居山林江湖的樵夫漁人，爲了奔波生活，往往不能領略湖山之趣，而文人士大夫，雖心嚮往之，卻又不能擁有。今天李結揮揮衣袖，擺脫了功名的羈絆，要回歸故園，而且居然有幸得到張志和故居所在的西塞山，這份快樂簡直無以倫比，說實話，尤自己對這種情境也十分動心。他問，可不可以麻煩你（李）回去以後替我探問一下西塞山前的白鷺，問它們羽化成仙的元真子（張志和）今天還好嗎：

「出示漁社圖及 趙周范三老跋語，欲余附名其間。夫自古湖山風月，漁人樵子，有而不能享，詩人詞士，愛而不能有。今 公袖功名之手，歸休林壑，又得元真子之故居，其樂何可勝道。老子於此興復不淺，爲我問訊，山前白鷺，未知元真子，何如今日爾？」

尤袤和李結同年出生，他感嘆如今自己老病交加，甫向上級請求領祠退休而未被批准。現在看見李結辭官歸浙，尤其展開〈漁社圖〉卷以後，忽地他的思緒飄昇，自己也有不如歸去的願望，他陷入恍惚的想像：

「予生甲辰，與 公同歲，而衰病特甚，方丐祠未得。請見 公還浙，復披此圖，茫然起冥鴻之慕。」

尤袤是無錫人，和李結的故鄉湖州一樣，無錫也位於太湖之畔。他計劃在退休之後乘船訪李，在吟詠張志和青筍笠、綠簑衣的詩句中，回憶往事，笑談昔日種種，豈非快事一樁？因此我在末尾寫上東坡的句子，希望來日不要成爲西塞山中的陌路人：

【註一二四】：諸家評論引自蕭翠霞〈南宋四十家詠花詩研究〉（成功大學史語所碩士論文，一九九三），頁三七。



「行當歸耕故園，望西塞山，一葦可航，欸舟訪公雲水間，扣舷歌青筇綠簑之句，道舊故而笑樂亦一快也，因書軸尾東坡所謂，異日不爲山中生客云。」

尤袤的書法中【圖二G】，最明顯的特徵爲略呈扁闊的結體，和隨意安排錯落的筆劃。兩項特色都類鍾繇的書風【圖十四】，但尤袤除了吸收鍾繇特意加長的橫劃與稍稍傾斜的姿態之外，另有一種不規則的嫵媚。他並不機械性的模擬鍾繇的風格，比如說，他把鍾體中殘存隸書的部份——收筆時略爲停頓一下的波磔動作省略了，簡化成非常流暢而自然的書寫動作。鍾繇是字字獨立，筆筆中鋒，而尤袤的筆法則複雜得多，他中鋒側鋒兼用，筆尖的動作靈活多變，不但書寫速度極快，而且運筆多轉折頓挫，筆劃的粗細也有豐富的變化。

和周必大一絲不苟的楷書、洪邁略嫌形式化的顏體字、趙雄漫無法度的字體相較，尤袤的字清新、疏朗、不造作，頗令人耳目一新。他保留了某些鍾體的特色，然而又把鍾繇古拙的楷體轉化爲自由瀟灑的宋楷小字，極富特色。他的小字和范成大剛勁率直、力感十足的行書，代表南宋書法可喜可觀的一面。

當春日將盡、初夏即至，李結自長江繞道去拜望王藺。

### 王藺跋——以寫跋爲李結平反：遲來的正義？

王藺，字謙仲，廬江（安徽無爲縣）人，乾道五年（一一六九）進士，他的仕途頗爲成功，歷官至參知政事（副相），拜樞密史。【註一一五】但王藺個性耿直，嫉惡如仇，常得罪同僚，終於在光宗時以樞密史退休。

李結來時，王藺剛自樞密史任上退下，解職在家。王藺作御史時直言無隱、毫不妥協，孝宗曾對他非常賞識，不過雖然如此，孝宗還是很少採行他或任何言官的意見。【註一一六】淳熙十六年（一一八九），孝宗退位之前，特地拔擢他爲參知

【註一一五】：關於王藺的生平，見《宋史》卷三八六，頁一一八五—一五五。

【註一一六】：關於南宋君主和言官之間的對立，見劉子健《南宋君主和言官》（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一九八七），頁十一—十九；又見 Lau's "The Absolutist Reign of Sung Hsiao-tsung", pp. 107-137.

政事，希望他能盡心輔佐新主。【註一一七】可是當光宗即位以後，不但完全漠視王藺對國家大事所提的重要建議，甚至還命御史何澹抨擊他的不是，王藺因此黯然罷官，對國事灰心之餘，本來準備閉門隱居，不問世事了。但看到故舊不避偏遠，竟特地從江上繞道而來拜訪他，心情不免激動起來，尤其談及當年，先前頹唐的情緒，一掃而空：

「今春余罷政還淮鄉，而次山自四蜀總計，奉祠東下，舟過江上，不遠數十里，肯來訪余。余方杜門掃軌，得次山來，相對話舊，衰病頓醒。」

王藺開始細說從頭，說明他是如何認識李結這個人的，並且從李結仕途中的一大挫敗——毗陵被貶說起。王藺回憶起十多年前，他奉命作一趟御史之旅。當時便聽人說，任毗陵郡守的李結才幹過人，不但治郡極有效率，而且為官清廉，王藺遺憾不會和李結這樣一個有才具的人謀面。忽然之間晴天霹靂，李結被御史台彈劾而且罷去其官：

「余十數年前，備官周行，聞毗陵守李次山政術敏健，而持身甚廉，以不得識面為恨，忽報台評罷去。」

李結是在淳熙六年（一一七九）任毗陵守，並於十五個月後離職。《宋會要輯稿》陳述李結被罷的原因，是因為民眾繳納稻苗時，李結要他們換成糯米和麥子，頗不便民，使用的量具也不盡合理：

「知常州李結放罷，以結去歲納苗，加數折糯折麥，無非厲民，合斛用斗，尤為非理故也。」【註一一八】

王藺在跋中大力為李結辯護，以為他受到了莫大的冤屈。王藺當時身為御史，也許是職業習性使然，他認為有必要進一步瞭解事情的是非曲直。也因為他一開始就存疑，所以每遇有從毗陵來的人，王藺必定詢問他們，而他們的說法都和王藺以前聽到的一樣，說李結是個誠實認真的好官。最後，有一王藺認識的人，家住在毗陵附近，人很踏實值得信任，剛好調官過來見王。他一坐定，王藺便以此相詢，這位朋友答說，他雖住在該地，但與李結並無往來，可是民意和一般人的評論是無法壓抑的。他還說，李結罷去那天，全郡的人，包括胥吏及跑腿的，無不讚李結的廉潔，是他們以前所不曾見過的。這時王藺才解除了長久以來心中的疑惑，並且以後在同輩之間，經常為李結抱屈：

「昉疑焉，有來自毗陵者，必詢之，其說不異於前。最後一故人，家毗陵之外邑，誠篤可信，適調官來謁，坐定首扣

【註一一七】：孝宗退位之前，他親自安排了幾項重要的人事命令，見《宋史》卷三五，頁六九一。



所疑，故人曰，某雖居是邦，與之情分絕疏，然公論不可掩，且言其罷去之日，閩郡之人，下至胥吏走卒，皆稱嘆其廉，以為前未之見。余疑頓釋，屢為稱屈於儕輩間。」

王蘭是位處事嚴謹、不循私情的御史，他既然肯定李結的為人與政績，並認為李結被免職是不公平的，因此李結的下台，可能和孝宗時，尤其是淳熙時期（一一七四—一一八九）雷厲風行的郡守評量制度有關。孝宗為了能夠控制省級的行政，便採行了這項方法，可是施行起來不是沒有弊端。據學者指出，雖然它使得地方行政更有效率，但是缺點則是，那些主管郡守的上級官員可能收賄，因而影響到他們送交中央政府的評估結果。【註一一九】

毗陵罷官對李結自然是一項不小的打擊，可是他也捱過去了。次年他接受了「宮觀」的閒職，奉祠一年以後，淳熙九年（一一八二），他終於被派任知秀州（浙江嘉興，位於太湖東南）。【註一二〇】後來，我們從王蘭的跋中得知，淳熙十到十一年（一一八三—一一八四）左右，李結又出任湖北蘄春郡守。【註一二一】王蘭說，毗陵事件後兩三年，李結為了養家，不得不再度為官，這時王蘭才有機會認識他，發現他為人之真誠，猶超過別人的風評：

「後二三年，次山以親養之迫造朝，余時在從班，一見知其為磊落人，又過於所聞矣。剖符蘄春復來訪。」

這是一段李結沉潛低潮的日子，他赴湖北上任，臨行之前去拜見王蘭，從袖中取出此圖，並請王題贈數語。王蘭對畫中的景物稱讚不置，說他自己也曾去過西塞附近的道場山，並與友人泛舟雪上，想像這樣清絕優美的環境也只有張志和足以當之，不知現竟成為李結的居處。以後他歸家的路上會停駐西塞，屆時將拜訪李結，並承其所請，可是眼前公務纏身，並非良好時機，李結聞言即離去，兩人之間也有七八年不相聞問：

【註一一八】：同註一〇九。

【註一一九】：這項制度最後於寧宗慶元五年（一一九一）時被廢。關於它興起的背景與利弊，見Gün Wei-ai, "The Reign of Hsiao-tsung (一一六二—一一八九)" pp.66-67.

【註一二〇】：見《宋會要輯稿》，冊八，「職官」，七二：三五，頁四〇〇五。

【註一二一】：王蘭並未說明李結的職務為何，但洪邁跋中指出，李結「三為二千石」，亦即三次擔任郡守之職，則李結已擔任毗陵、秀州之守，所以蘄春之職，應該也是郡守。

「別袖出此圖相示，欲丐數語。余披圖驚喜，謂次山曰，頃年過雪上，雪之二三子邀余，游道場諸山，望西塞指似白鷺飛處曰，此即元真子之故棲。小舟夷猶，舉酒相屬，愛其清絕，而想見其人安得有此山而居之，不知乃今爲次山物也。它時得歸浮家迂路，繫西塞下，求見次山，當承雅命，今則未有暇，次山即持圖去，自是出處參差，不相值者復七八年。」

退休在家以後，王蘭的態度和八年前相較，有了很大的改變。和周必大一樣，他一度技巧的婉拒爲李寫跋，當時的心理因素可能只有他自己明白。可是從跋中看來，他一面極力強調李結在毗陵事件中的無辜，並讚揚李結是位誠實而心胸開闊的朋友。另一方面，卻又不願在李結尚未完全從打擊中完全恢復的時候，稍稍表示一下心意——即使只是寫個跋。現在李結自高官退休，兩人又都已無職務繫身，也不再有任何的政治瓜葛，這時，李結再度拿出〈漁社圖〉要他題字，王蘭也就欣然從命，不再堅持一定要重遊西塞才寫了。他說，當初雖然他曾答應李結，有一天會親去西塞山拜訪李，並爲李寫跋，可是延宕至今，恐怕再無機會重遊西塞了，但多年前對李結的承諾，現在總得兌現了吧：

「次山復出圖與諸公題跋，求踐前約，余雖未得重爲西塞游，然不可辭也。」

王蘭一面回憶過往，一面細訴近況。王蘭雖然是知名的政治人物，但是退休後卻和李結一樣有著阮囊羞澀的問題。他說，從那段時間算起，他自己在朝中任職也近十年，後來帶著憂心忡忡的心情離開，回到故廬以後，發現家裏簡陋到不能遮蔽風雨，因此傾其所有，將自己任公職以來所存下的俸祿全部投入，不過建了這間房，旁邊還開闢了幾畝園地，上面隨便種了點花木，不時與自家兄弟薄飲或吟詠其間：

「余中閒立朝近十年，以憂去國，來歸故廬，上漏下濕，不庇風雨。竭使北之橐，僅成此屋，旁闢數畝園，粗有卉竹，杖履觴詠，日與兄弟同之。」

【註一二】：范成大的財力比李結就要雄厚得多。他於淳熙十六年（1189）所寫的〈范村梅譜〉序中稱，他爲了擴充石湖，又從王氏手中購得七十橡屋宇，後來成爲「范村」，見范成大〈范村梅譜〉《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八四五，頁三三—三三三。而李結連十幾橡的房子也付之闕如，且此處似乎只談對未來的希望，屆時是否真有能力營造也不是全然肯定。



心情一旦輕鬆，王蘭開始自嘲也嘲人。他說，向李結解釋自己的窘狀以後，李結看到他粗陋的房子，不禁發笑，他自己也跟著笑，他自謙也自慚的說，李結若是看到他所謂的花園，可能笑一次都嫌不夠！

「偶與次山話其故，次山顧視棟宇樸陋，不覺發笑，余亦從旁自笑。次山猶未見荒蕪之園，當不一笑而足。」

笑完自己，再嘲謔次山。兩人經濟狀況都困窘，想必李結的「漁社」也好不到哪去。不過王蘭還是問及「漁社」的規模。李結回答說，此番退休回去後，將伐木結茅屋，大約造個數十椽大的房子，【註一二二】這樣自己便可作溪山之間的主人，成為晚年最大的快樂。如果一定要等到有能力建造華美巨室才能居住的話，那豈非永遠不可能辦到，和等黃河水變清一樣的渺茫，因為他還是和以前一樣的貧困啊！

「然余知次山清貧，漁社新築，想必不能宏壯，因詢其規？則曰，此行息肩，將伐松誅茅，隨宜創數十椽，管領溪山，以娛暮景。若必宏壯而後居，則貧不異昔，猝未可辨，是俟河之清也。」

一聽李結的願望也不過爾爾，而且到目前為止，還不過是空中樓閣而已，王蘭心頭一樂，原來彼此只不過是五十步與百步的差別。王蘭甚至直截了斷的指出，原來你李結多年來視如拱璧的這張畫，根本就是畫餅充饑嘛（靠畫中意象來滿足自己的精神饑餓），那你還有什麼好取笑於我的。王蘭的笑謔中，包含了他們一生的心酸和感喟，其實是笑中帶淚的。李結聞此，也覺王蘭快人快語，一針見血，便也付之開朗的大笑，並說為什麼不把這也在跋中記上一筆呢：

「余因撫掌大笑曰，然則漁社之圖特畫餅耳，又何暇笑余之樸陋哉，次山亦復大笑曰，此可書也，乃併書以與之。」

李結於乾道六年（一一七〇），四十六歲的壯年時期完成〈漁社圖〉，卻遲至淳熙十年（一一八三）近六十歲的垂暮之年才買下西塞山附近的土地，而且買了地之後，即無力再事構築地上的建物了。李結在致詩社友人楊冠卿的信上是這麼說的：

【註一二三】：李結的詩社活動於一一八三到一一八五年之間，他給楊冠卿的信則寫於一一八四年（李結在信中提到范成大來函欲為〈漁社圖〉題詩，而范跋則寫於一一八五年正月，是以此信必寫於一一八五年正月以前，亦即一一八四年）。李結此信附於楊冠卿詩集《客亭類稿》後之〈諸老先生惠答客亭書啓編〉（台北：中央圖書館，一九七一，微卷）

「結西塞大費買山錢，若加以數年，恐可蓋數椽爲終身計，然老矣奈何！」【註一二三】那麼〈漁社圖〉不是王蘭說的空中樓閣是什麼？

王蘭的楷書和周必大一樣，學歐陽詢，但他更強調歐字瘦勁險峻與稜角分明的特色【二D】。王蘭字體緊密，稍稍往上傾斜的姿態，頗類歐字【十五】，也有些柳公權（七七八—八六五）筆劃向內凝聚、內緊外鬆的特色。只是歐陽詢的字森嚴有度，柳公權的字也結體精確，無一懈筆。但是王蘭不但字體傾斜，字形也比例不均，每字的最後一筆往往寫得特別粗重。既無歐字規矩適度的章法，也不似柳字起筆多方、收筆多圓，或橫筆恆圓勁、豎筆往往細長挺健。【註一二四】傳統上，歐字勁險刻厲、柳字峻健剛勁，一般咸認反映了他們剛正不阿的個性，尤其柳字更被評爲「耿介特立，然嚴厲不溫和」。【註一二五】而個性被形容爲骨鯁不阿、毫不妥協的王蘭選擇了學習歐柳的字體，一方面固然可以解釋爲字如其人，另一方面也反映了王蘭的心理——他對自我角色的期許及投射。

### 南宋書法的總體特色

王蘭雖然強調了歐柳的筋骨，卻失去了他們的法度，顯示出北宋諸大家個人風格的流風餘韻，對南宋書家造成不可磨滅的影響。像王蘭這樣一意傾側的姿態，在黃庭堅的書體出現以前幾乎是不能想像的。王蘭和其他六位題跋人的書風說明南宋書壇個人主義的盛行。不管這些南宋士大夫是學鍾繇、歐陽詢、抑或顏真卿，他們自己對這些典範的自由詮釋，都超過了他們對這些典範架構與筆法的重視。

宋人對唐代理性和規律的風格是不耐的，是以姜夔（一一六三—約一二〇三）對唐楷能否成爲典範提出質疑，甚至認爲唐人所塑造以「平正」爲美的觀點根本是錯誤的。他認爲楷書之美，無過鍾繇、王羲之（三〇七—三六五），可是二家之書

【註一二四】：關於柳公權的書體分析，見吳鴻清〈柳公權及其書法藝術〉《中國書法全集27柳公權》（北京：榮寶齋，一九九三），頁一一一二。  
【註一二五】：見馬宗霍引項穆所言，《書林藻鑑》，卷八，頁一六四。



「皆瀟灑縱橫，何拘平正？」而唐人一味強調法度與秩序的結果，卻犧牲了性情，因為「良由唐人以書判取士……故唐人下筆，應規入矩，無復魏晉飄逸之氣。」【註一二六】

書法是有時代風格的，偉大的書家一樣不能自外於當代的思潮文化之外。王羲之的書法便是魏晉玄學下的產物，遙想魏晉風神，《世說新語》中最能闡釋這種風度神韻的名士與美男子，俱已化作塵土，然而王羲之行雲流水般的行書，至今猶可讓人仰望和領略魏晉風度之美。相較於當時流行的方正莊嚴的隸書、或字字獨立的草隸而言，王羲之自由奔放、充滿變化的書法線條絕對是書法史上驚天動地的革命，充滿了創新的勇氣和前瞻的魄力。他的書風所散發那樣詩意和性靈的特質，代表在道家啓發下，藝術家所尋求的自我解放。

然而，王羲之的風格，除了初唐時期受到唐太宗的膜拜與禮讚，以為古往今來的書家當中，盡善盡美的，唯有王逸少！【註一二七】到了盛唐之後，便不斷的遭到挑戰。其中最典型的是書法理論家張懷瓘（活動於七一三—七二九），他批評王羲之的草書說：「逸少則格律非高，功夫又少，雖圓豐妍美，乃乏神氣，無戈戟鉅銳可畏，無物象生動可奇，是以劣於諸子。」他更指出：「逸少草有女郎才，無丈夫氣，不足貴也。」【註一二八】歸納起來，在張懷瓘眼中，王羲之最大的缺失似乎是（一）格律和功夫不夠，（二）缺乏陽剛之氣。而這兩項特質恰與唐代的書法精神背道而馳！

從後人的眼光來看，初唐書法三傑歐陽詢、虞世南、褚遂良最高的成就便是具備了有法可循的深厚功夫，完成了絲毫不容更動的格律。至於一味妍美的王羲之所能望見的豪邁偉岸之氣，更在顏真卿手裏發揮得淋漓盡致。而且格律和功夫，一直是唐代書法中顛撲不破的準則。不但顏真卿筆筆有來歷，講究起筆收筆、使轉頓挫的準則和方法，就連出手如風、腕底節奏變幻莫測、讓觀者失聲看不及的狂草書家懷素（約七三五—七九九），他的點劃、甚至勾連也全是有跡可循而且從不逾矩的。而在這一切唐人法度之後的精神，讓人聯想到的，是歐陽詢的正人君子、是虞世南的博學沉靜、是褚遂良的骨鯁忠直、

【註一二六】：見姜夔《續書譜》，黃簡《歷代書法論文選》，頁三五六。

【註一二七】：見《唐太宗義之傳論》，馬宗霍《書林藻鑑》，卷六，頁五三上。

【註一二八】：見張懷瓘《書議》，黃簡《歷代書法論文選》，頁一三五—一三六。

更是顏真卿的剛烈不屈、與浩然之氣。而在他們書跡中表現出的誠於中、形於外，讓人看到了人格與藝術的統一，也看到了儒家精神的輝映！【註一二九】

就像唐太宗景慕王羲之的六朝風範一樣，宋人對唐代的典範也有歎而觀止之感。蘇軾所最推崇的便是顏真卿，而不是王羲之。他以爲顏字已經登峰造極：「詩至於杜子美，文至於韓退之，書至於顏魯公……天下之能事畢矣。」【註一三〇】還好這畢竟不是事實，否則一部書法史便只有停滯在這完美的句點上，而不再前進了。北宋士大夫提倡平淡清新的美學，其實和顏魯公法度森然、充滿戲劇化張力的書體是貌合神離的，也因此四大家雖學顏真卿，卻都詮釋出不同的風格來。除了「勝在度」的蔡襄創新的步伐稍遜，「勝在趣」的蘇軾、「勝在韻」的黃庭堅、和「勝在姿」的米芾都不爲成法所羈，自由瀟灑的寫出充滿思維、性情、甚至感悟的篇章來。蘇軾的鄙視學習權威、但取書法本質：「苟能通其意，常謂不學可」；黃庭堅的深思冥想、以心悟（書）道：「字中有筆，如禪家句中有眼。」；米芾的痛快淋漓、直指本心：「元章書如快劍斫陣」，這種對字形之外神采與韻致的追求，其實與禪宗的精神相通。

如果說唐代書法散發著理性的莊嚴，相對的，宋人的書法便處處洋溢著感性的意涵。而北宋諸大家雖然都自成一家，但是他們既灑脫跌宕又個性鮮明的書風，卻都建立在極深的功夫上。蘇東坡「幼而好書，老而不倦」，他少時從二王入手，中年學顏真卿、楊凝式，晚年學李邕，博採眾長，終於達到隨心所欲、揮灑自如，超越法度之上的境界。而黃庭堅學習草書的三十餘年過程，據他自己敘述，他先以周越爲師，後來覺得不脫俗氣，便從蘇舜欽的書蹟裏悟得筆意，以後又不斷學習觀摩張旭、懷素、高閑的筆法，但是仍覺有未到處，繼而在舟中因觀察船夫盪槳而啓發了靈感，最後居黃龍山中，忽得草書三昧。可見他也是歷經冗長的苦學和漸悟過程終能自成一派。米芾一樣先學顏柳歐褚，繼學二王和鍾繇，就因爲他如此精通前

【註一二九】：關於唐代書法與儒家的關係，見王元軍《唐人書法與文化》，頁一一二至一八。

【註一三〇】：見蘇軾《書吳道子畫後》、《東坡題跋》，楊家駱編《宋人題跋》（上）（台北：世界書局，一九六七；藝術叢編第二十二冊）卷五，頁九十五。

【註一三一】：關於蘇黃米的學書的歷程，見馬宗霍《書林藻鑑》，卷九，頁二一八，二二九，二二七。



人筆法，在未成一家時，被人譏為「集古字」，待他形成獨特的風貌時，別人又不知他以何為師了。【註一三一】

南宋書法繼承了北宋諸大家的表現主義，然而功力遠不如他們來得深厚。以本跋為例，除了范成大學黃米的姿態卻仍有磅礴的氣勢外，其餘諸人都受蘇黃米的影響卻缺乏嚴謹的法度。姜夔目睹南宋書家規矩漸失，遂有感而發：「近代山谷老人，自謂得長沙三昧，草書之法，至是又一變矣。流至於今，不可復觀。」【註一三二】姜夔覺得北宋大家以書法抒情，所以在結構筆法上常出以己意，屢有創新，黃庭堅便將懷素的傳統變化出新貌，但是此種自由的風氣演變到南宋，書家只知信筆揮灑或追求性靈的發抒，卻不知在方法與技巧上著力，因此不可復觀矣。姜夔的觀察不僅適用於本跋南宋士大夫們的書藝，即使他自己和趙孟堅（一一九—一二六七以前）、周密（一三三—一二九八），也有些共通的特性，便是他們的字結體率多扁闊，字跡清雅靈動，但筆法簡化，和米芾那種每一筆必有來歷的功夫與訓練仍大相逕庭。【註一三三】

### 〈輞川圖〉〈山莊圖〉〈漁社圖〉一脈相承

經過這次和王蘭的歡聚，李結已為〈漁社圖〉集安了七個題跋。誠如王蘭所說，李結的〈漁社圖〉「特畫餅爾」，它是能讓李結滿足退隱心理需求的一張餅，是李結腦中不時浮現的一張美麗的圖畫，但是漁社是否真的存在、在現實當中是否如圖中所繪那麼美好已不值得深究。這種對畫中圖像富於象徵性和想像性的接納，似乎比北宋士大夫猶勝一籌。

士大夫對隱居山水畫的渴慕，於北宋時達到顛峰。而北宋士大夫們最推崇的便是唐代詩人畫家王維（七〇一—七六一）

【註一三一】：同註一二六，頁三五八。

【註一三二】：關於姜夔書風的討論，見 Chu Hui-liang, "The Chung Yu (A.D.151-230) Tradition: A Pivotal Development in Sung Calligraphy" (Princeton University Dissertation, 1990) p.200. 趙孟堅的書風，見中田勇次郎、傅申編《歐米收藏中國法書名蹟集》，第三卷，頁一五一—一五三。Shen C. Y. Fu et al., *Traces of the Brush, Studies in Chinese Calligraphy*, Exhib. cat., p.139; Wen C. Fong, *Beyond Representation* (New York: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1992), pp.302-303. 周密的書風，見 Shen C. Y. Fu et al., *Traces of the Brush, Studies in Chinese Calligraphy*, exhib. Cat., p.19.

【註一三四】：關於王維在北宋時地位的奠定以及士大夫們對〈輞川圖〉的嚮往，見 Robert Harrist Jr., "A Scholar's Landscape: Shan-chung t'u by Li Kung-lin" (Ph. D. dissertation, Princeton University, 1989), pp.192-213.

從〈西塞漁社圖〉的題跋看李結生平與南宋士大夫的書法

的〈輞川圖〉。【註一三四】王維在〈輞川圖〉裏，把士大夫文化中最偉大的創舉之一——自然的園林予以永恆的藝術生命，【註一三五】使那些在仕途中顛躓困頓、在不停的黨爭與貶謫中進退失據的士大夫們，在〈輞川圖〉裏找著了精神的安頓，心靈獲得清流的洗滌。秦觀（一〇四九——一一〇一）的這段話很能代表北宋士大夫的心聲：

「元佑丁卯（一〇八七）余爲汝南郡學官，夏得腸癖之疾，臥直舍中。所善高符仲攜摩詰輞川圖視余，曰閱此可以愈疾。余本江海人，得圖喜甚，即使二兒從旁引之，閱於枕上，恍然若與摩詰入輞川，度華子岡，經孟城坳，憩輞川莊，泊文杏館，上斤竹嶺，並木蘭砦，絕茱萸片泚，躡槐陌，窺鹿柴砦，返於南北垞，航欒湖，戲柳浪，濯欒家瀨，酌金屑泉，過白石灘，停竹里館，轉辛夷塢，抵漆園，幅巾杖屨，棋奕茗飲，或賦詩自娛，忘其身之匏繫於汝南也，數日疾良愈……」【註一三六】

秦觀說他自己在某年夏天得了腸疾，臥病家中，適巧朋友帶來王維的〈輞川圖〉來訪，告訴他此圖可醫病。秦觀本愛自然，病中枕上，他想像自己彷彿與王維共遊輞川別業中每一令人嚮往的景點，他瞥見「空山不見人，但聞人語響」的「鹿柴」，也在「深林人不知，明月來相照」的「竹里館」作短暫的駐足，又欣賞了「澗戶寂無人，紛紛開且落」的「辛夷塢」中禪境般的靜寂，他在圖中各處或飲茶、或酌酒、或奕棋，簡直忘了自己身處汝南，這趟輞川的心靈之遊，使他的病也在幾天內便不藥而愈了。

北宋的李公麟（約一〇四〇——一一〇六）是位具有隱士性格的畫家，他繼王維之後，也將他位於安徽舒城、心愛的龍眠山莊繪製成〈山莊圖〉。他的好友蘇軾觀畫之後有此題記：

【註一三五】：見 Lothar Ledderose, "The Early Paradise: Religious Elements in Chinese Landscape Art," in Susan Bush & Christian Murck eds., "Theories of the Arts in China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3), P.179.

【註一三六】：見秦觀〈書輞川圖後〉《淮海題跋》，楊家駱編《宋人題跋》（上）（台北：世界書局，一九六七；藝術叢編第二十二冊）卷一，頁十一。



「或曰龍眠居士作山莊圖，使後來入山者，信足而行，自得道路，如見所夢，如悟前世，見山中泉石草木，不問而知其名，遇山中漁樵隱逸，不名而識其人……」【註一三七】

蘇東坡也把〈山莊圖〉當作士大夫的心靈避風港，或因李公麟是佛教徒的關係，東坡的說法與用語也有著宗教性的宿命和深刻。他說觀看過〈山莊圖〉後，入得龍眠山莊只要信步而走，便可「自得道路」，這是山中的道路，也是世路多岐的人生中難以作一抉擇的道路，更是每個人精神上所賴以指引、攀援和昇華的道路。而且此路讓人覺得恍如夢中所見，可見其與人心靈之契合有如此之深，又讓人覺得悟出前世因緣，彷彿此路註定為我而設、而存在，則東坡居士此言不僅有佛理上開釋之意，更透著一股不可知的深奧與神秘之美。是以隨後能看見山中的一景一物，不用問而了然於胸，遇見漁人樵夫，也彷彿舊識，因為這本來就是入山者的世界、也是他心靈最終的歸屬啊！

隨著新舊黨之爭而引起的政治風暴主宰了十一世紀的大半，北宋士人們在激烈的政治鬥爭中，幾乎無一能倖免，也因此他們視〈輞川圖〉與〈山莊圖〉為心靈的救贖，南宋士大夫無疑承繼了此項傳統，是以「漁社」會成為在畫家李結一生之中，不斷向他召喚的意象，而他終其一生，也不斷的在保護這塊心靈的淨土。然而當秦少游說〈輞川圖〉能醫病，當蘇軾說〈山莊圖〉如前塵昨夢，無論他們談的是精神上的慰藉，或宗教上的空靈，都尚有一份超脫和餘裕，而蘇秦兩人提起「輞川」與「山莊」時，也都指向具體的地點和實物。

從〈漁社圖〉的七個題跋看來，南宋政治環境的險惡不定、與派系傾軋的愈演愈烈，比北宋猶有過之。題跋的作者們身不由己的投入這股慘烈的官僚體系的洪流裏，他們的心情不似蘇軾、秦少游那般平靜超脫和有哲思，具備洗滌淨化以後再投入的信念，而是陷於「進」與「退」的矛盾中而無法自拔，在他們退休以前，幾乎認為〈漁社圖〉那樣的理想是可望而不可即的。而在藝術手法上，由於李結放棄了〈輞川圖〉與〈山莊圖〉的逐景圖繪說明方式，改為以更濃縮、精鍊的單景表達，因此寫實性不若王維和李公麟之作，但象徵性卻強化了。也因此題跋的作者們投射至〈漁社圖〉時，不似北宋作者那般彷彿

【註一三七】：見蘇軾〈書李伯時山莊圖後〉《東坡題跋》，楊家駱編《宋人題跋》（上）（台北：世界書局，一九六七；藝術叢編第二十二冊）卷五，頁九十五。

能夠在〈輞川圖〉、〈山莊圖〉中複雜的各景逐一遨遊，而是在〈漁社圖〉所呈現單純的山水共相裏，拓展無限的想像空間。

李結的「漁社」心路歷程我們完全經由題跋中得知。范成大的跋告訴我們，李在四十一歲任崑山令時，也許是出於中年危機罷，他初度萌生擁有「漁社」的念頭。由周必大的跋我們又進一步知道，李在四十六歲在杭州監進奏院時，在市聲擾攘中、和煩重公務的壓力下，他心中仍不時升起靜憩在故鄉山水中「漁社」的美麗畫面，雖然他受限於經濟能力，無法在現實生活中購得西塞山的土地，但他卻將腦海中時時浮現的鏡頭，成之於畫，先在自己的畫作中擁有了「漁社」。洪邁的跋指出，李的一生都頗清貧，所幸他希望所寄的桃花流水倒是免費的。尤袤更讓我們了解，即使李結在晚年擔任他畢生最高的職位，而且是位高權重、主管軍馬錢糧的四川總領，退休時他仍兩袖清風，並未為自己聚斂任何財富。所以王藺才會一針見血的將「漁社」嘲之為空中樓閣，但這不也正突顯了此畫所具有強烈的「精神性」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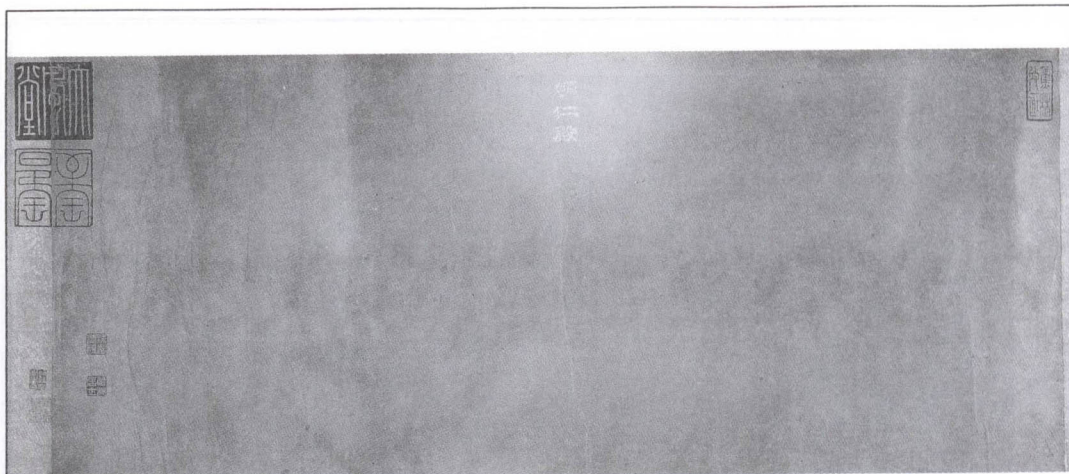
雖然從畫到題跋的完成，中間延宕了二十年，一旦題跋置於畫後，便成就了一個分別以圖畫和文字訴說的南宋故事。在這個故事裏，我們看到這群南宋士大夫如何把「隱」的概念予以美化和理想化，而這正證實了他們在現實環境中的不快樂與無奈，值得慶幸的是，也許在痛快淋漓的書法背後、在安靜抒情如夢境的畫面背後、在激情和自嘲的語言背後，潛藏著的是一個個不安與渴望、憂鬱與被壓縮的靈魂，但是他們卻將之昇華為動人的文學與藝術。



國立故宮博物院

NATIONAL PALACE MUSEU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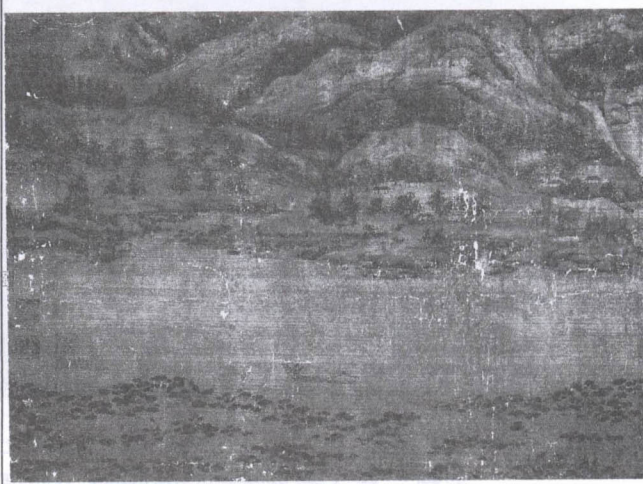


（圖一）

李結（1124 - 1197A.D 以前）

〈西塞漁社圖〉，約 1170A.D

紐約大都會博物館藏



始余在仕錄據實情便得  
日思故林次山特為傳休寧  
蓋屬聞此語後十年自面  
書即歸故鄉遂卜築石湖  
次山適為崇山掌樞相從  
且云特假營以營之則二十  
年始以漁社圖來贖余歸  
登得石湖而適已交病矣  
走四方心勤形瘁其獲付  
東湖上道不迫四五年今  
退閒休老可以放浪無繫  
以寄風雲矣屬於志矣

童鄉歲餘猶上然一疏  
徑向今長驅於松松菊而  
以飲酒晚得漁社而歸  
健奉親藉便板輿與倘  
伴勝地擇壽數餘年  
漁社人至樂何以此  
此余路不勝健茂校次  
山齊善道余何止相于  
或尚冀拙恙民之作桃  
花水出為西塞煩言  
人買集沽酒倚得漁之

南成江漢詞使漁者  
身年致而和之得題一  
不與畫而還松陵具  
正水碧浮天蓬蒿而  
唱孤眠之佳得之此  
二一版書書世儀書  
不以為為遂張本淳  
熙乙巳上元石湖在  
士書

(圖二 A) 范威大 (1126-1193) 〈西塞漁社圖〉跋 1185



先公從朝廷還得元真子所作清江漁釣一軸  
宣和故物也  
天筆題識其上由存挂之素鮮正不識畫者  
知其為超妙入神視丹青蹊徑漠然相絕雖  
釣竿蓬艇葛巾野服常羊於菰蒲風露間依  
人之意也消若著脚於絳閬清都之上既其  
位置直與西塞溪山寫真綠二陵雲人開世  
無此境也而河陽李次山一旦實得之不得  
從元真子游得從次山游之矣不得至西塞  
山得見此漁社圖之矣次山三為二千石而  
苦貧如寒士物莫能兩大宜桃花流水天國  
有以適其享邪西塞在吳興故元真有雲溪  
灣裏釣魚翁之句而黃州亦有之乃唐曹成  
王用師家東坡公嘗以偶散花洲被諸樂府  
姑偕為齊安重至於雲天翁笠江海蓑衣之  
章則固表其下曰吳興文淳熙戊申十月廿  
三日野處洪景廬書

(圖二 B) 洪邁 (1123-1202) 〈西塞漁社圖〉跋 1188

唐元結字次山嘗家樊上興眾溫  
者為鄭帶答著而歌歎乃曰  
變今河陽李君名元名也字元字  
也卜築雲溪又號漁社其善學柳  
下惠者耶始乾道間予官中部君  
以先世之契數訪此圖永跋自合  
身游東華塵土中欲為西塞溪山  
下語難矣屬者奉祠歸廬陵所居  
在城東隅去江無五十步州名曰  
鷺橫陳其前日以扁舟實綠草間  
漁來相從百住而不止雖未敢竊  
比張志和而庶幾乎元次山矣而  
君方以尚書郎奉使全蜀凡六十  
一郡之官吏數十方之將士莫不  
歛衽受約束街巷聽號令猶念舊  
社不置万里遣書與圖偕來督踐  
前約予欲還數忘機之樂則君權  
任如此顧豈招隱時邪頃君它日  
奉計甘泉厭直承明尚寄聲于  
我嘗有以告君今未可也姑題卷  
軸歸之紹興元年三月三日適逢  
丁巳青原野夫周必大

(圖二 C) 周必大 (1126-1204) 〈西塞漁社圖〉跋 1190



余十數年前備宿用特開此陵宮奉此  
山以術敏健而特身甚康且不覺其  
根必移度年累云訪疑有者未日故法  
者乃論之其說不異於前最後一說人家  
地後之外邑誠為可信通調下求為甚  
定官扣可疑故曰若雖居王邦與之情  
他疎然公論不可掩且言其罷去之日聞  
郡之人下至舂之走卒皆稱其甚廉為前  
未之見余疑相輝輝屢為稱屈於歸車前  
後三三年次山之觀春之迫迫期余持在從  
班一見知其為乃外落人又過班而問其到  
特新春復乘訪州社止此園相示登可數  
語余披圖驚喜謂次山曰頃年過雲上雲  
之二三子邀余遊道場諸山望西塞指以  
之驚飛寥口此即元真子之故樓山其處  
猶舉酒相屬愛其清佳而想見其人  
必將有此山之居之不知乃今為次山物也  
於律得歸得家迂路擊西塞下見次  
山當承弊令今則未有暇次山即持圖去自  
其出感次山不相值者復八年今春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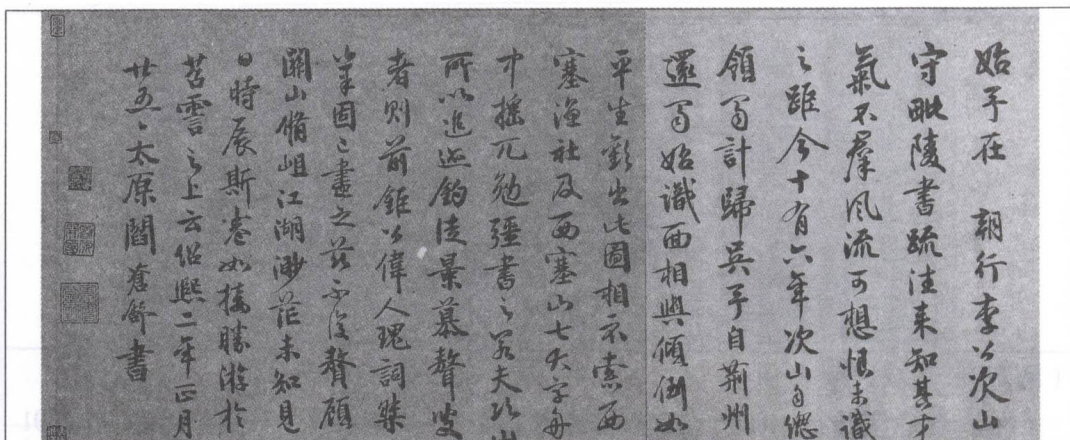
跡過不辨而此山自留他計表河東  
 舟過江上不過數十里肯來訪余余方壯  
 年懷沈隱江山未相對話舊義相振醒  
 水火復出國與諸士題跋永踐首約余  
 雖未得會為西塞游然不可解也余中  
 間主蜀過十年以憂去國未歸故廬上隔  
 下瀾不復風雨竭使北之惠容僅成此屋  
 間數畝園畝有升竹枝僮僮跡日華及  
 弟國之偶與沈山話其故次山顧視樟宇外  
 陋不覺蒼然余亦從旁自笑次山猶未見其  
 無恙耳  
 然所冀想其不能忘故園詢其規模則  
 曰昔時曾有持伐此樹事爾宜創數十  
 竹竿徑溪山小候君登景若次宏壯而後  
 居則終不與昔年可辨是使君之志  
 也余因撫掌大笑言慰則流社之園特置  
 辭謝久何暇笑余之種陋哉次山亦復  
 大笑曰此何害也乃餅者以與之熙熙三  
 年五月既望王軒山居士王簡

(圖二D) 王藺 (1128-1192) 〈西塞漁社圖〉跋 119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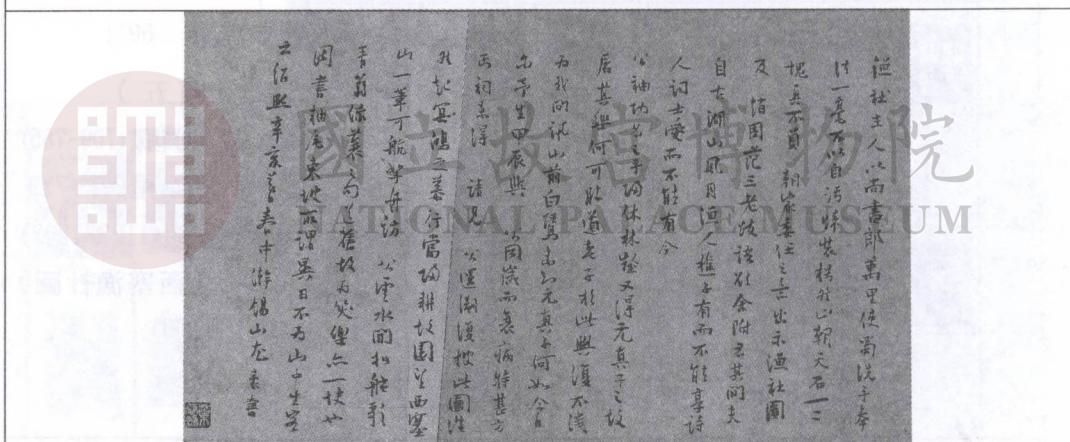
始予游此山於其間見才翰名  
聲所至歸治號一時能吏或曰此  
特是於用者耳此山俗名雞籠官  
情寔落其背次抵郭觀度清遠  
有嘉禾之賦予始悟一石之  
名  
計居至多月深又覺郭已便而  
於此時其可取而野其則會海川  
於是復為樂園子蓋以此山之能  
何子誠始得歸為治治字於其  
江之左  
上可至府亦就其成十國無  
之計於絕極絕落其樂其佳何  
也其樂之工雖說大是者亦何  
有句題  
天啓  
居報有司易別右出祇有日得歸  
是郭而墓山下楚舊山號十餘名  
曰燕莊園以歌其有外一言子據  
園結之而客亭與之共興非絕遊  
漁結之極其會山水明秀花木  
無延臺十數望皆見九層閣楊柳  
風吹此視子之所嘗蓋燕莊園  
此亦山水不假虛說也其時或人上  
居其然以此方紀予信聞  
天啓  
予嘗言其地於漁社者耶子雖未嘗  
漁社豈能得聞其國一其有同並  
公范其公大喜記其陳辭二公子等  
生所歌信故嗣者其後以此更成  
山南生著書雖曰漁社

(圖二 E) 趙雄 (1129-1193) 〈西塞漁社圖〉跋 1190





(圖二 F) 閻蒼舒 (1157 進士) 〈西塞漁社圖〉跋 1191



(圖二 G) 尤袤 (1124-1193) 〈西塞漁社圖〉跋 1191

(圖三)

a. 范成大 (1126-1193) 〈西塞漁社圖〉跋 1185

b. 黃庭堅 (1045-1105)

(1) 松風閣詩卷 約 1102

國故宮博物院藏

(2) 經伏波神祠詩卷 1101

日本私人收藏

|   |   |   |   |   |
|---|---|---|---|---|
| a | 余 | 拾 | 餘 | 石 |
| b | 余 | 令 | 會 | 石 |
| a | 使 | 奔 | 病 | 獲 |
| b | 使 | 奔 | 病 | 丈 |





(圖四) a. 范成大跋

b. 米芾 (1051-1107)

(1) 茗溪詩卷 1088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2) 東坡〈木石圖〉詩跋 約 1091

(3) 叔晦帖 約 1088 日本山本氏收藏

(4) 樂兄帖 1096 日本私人收藏



(圖五)

a. 顏真卿 (709-785)

顏勤禮碑約 779

b. 洪邁 (1123-120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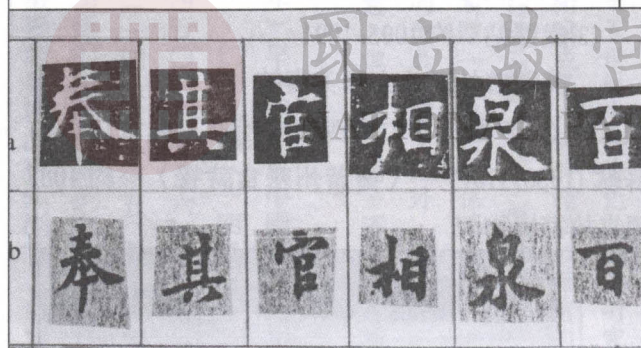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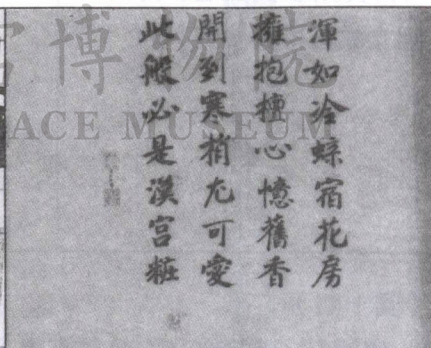
〈西塞漁社圖〉

跋

皇華使者臨清晨手開  
寶軸香煤新泐名  
興字教深旨  
宸毫灑落奎鉤文  
精神高遠照日月  
勢力雄健生風雲

(圖六) 蔡襄 (1012-1067) 〈謝賜御書詩卷〉 東京書道博物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遙前此多見某古語改已書於<br/>順伯所藏序錄中悔廢引諫釋<br/>所辨仲宗假借字是也延之以<br/>為此卷有米襄陽題尤可寶玩<br/>切以為未然以六一翁翁墨論<br/>識其當法既正不待米老也慶<br/>元二年十二月廿一日洪邁書</p>  | <p>大令摘華 愛絕今古<br/>遺蹤展翫 龍蟠鳳翥<br/>藏諸巾襲 冠耀書府</p>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圖八)<br/>洪邁跋歐陽修(1007-1072)之《集古錄》<br/>1196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p>                                                                                                                                                   | <p>(圖七) 宋高宗<br/>(1107-1187、1127-1162 在<br/>位) 題王獻之《鴨頭丸帖》<br/>1140 上海博物館藏</p>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圖一〇)<br/>a. 歐陽詢(557-641)《九成宮》 632<br/>b. 周必大(1126-1204)《西塞漁社圖》跋 1190</p>                                                                                                                                | <p>(圖九)<br/>楊妹子(1162-1232)題馬麟(約<br/>1180-1256 以後)《層疊冰綃》<br/>1216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p>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圖十一)<br/>a. 鍾繇(151-230)《宣示帖》、《還示<br/>帖》、《淳化閣帖》<br/>b. 趙雄(1129-1193)<br/>《西塞漁社圖》跋<br/>1190 國立宮博物院藏</p>                                                                                                   | <table><tr><td>見</td><td>同</td><td>況</td><td>何</td><td>里</td><td>思</td></tr><tr><td>見</td><td>用</td><td>况</td><td>可</td><td>里</td><td>寔</td></tr><tr><td>顛</td><td>折</td><td>值</td><td>報</td><td>耶</td><td>聞</td></tr><tr><td>顛</td><td>按</td><td>便</td><td>報</td><td>第</td><td>聞</td></tr></table> | 見 | 同 | 況 | 何 | 里 | 思 | 見 | 用 | 况 | 可 | 里 | 寔 | 顛 | 折 | 值 | 報 | 耶 | 聞 | 顛 | 按 | 便 | 報 | 第 | 聞 |
| 見                                                                                                                                                                                                           | 同                                                                                                                                                                                                                                                                                                   | 況 | 何 | 里 | 思 |   |   |   |   |   |   |   |   |   |   |   |   |   |   |   |   |   |   |   |   |
| 見                                                                                                                                                                                                           | 用                                                                                                                                                                                                                                                                                                   | 况 | 可 | 里 | 寔 |   |   |   |   |   |   |   |   |   |   |   |   |   |   |   |   |   |   |   |   |
| 顛                                                                                                                                                                                                           | 折                                                                                                                                                                                                                                                                                                   | 值 | 報 | 耶 | 聞 |   |   |   |   |   |   |   |   |   |   |   |   |   |   |   |   |   |   |   |   |
| 顛                                                                                                                                                                                                           | 按                                                                                                                                                                                                                                                                                                   | 便 | 報 | 第 | 聞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able><tr><td>a</td><td>想</td><td>茗</td><td>脩</td><td>傾</td></tr><tr><td>b</td><td>想</td><td>茗</td><td>脩</td><td>傾</td></tr><tr><td>c</td><td>有</td><td>如</td><td>中</td><td>何</td></tr><tr><td>b</td><td>有</td><td>如</td><td>中</td><td>何</td></tr></table>                                         | a | 想 | 茗 | 脩 | 傾 | b | 想 | 茗 | 脩 | 傾 | c | 有 | 如 | 中 | 何 | b | 有 | 如 | 中 | 何 |   |   |   |   |
| a                                                                                                                                               | 想                                                                                                                                                                                                                                                                                                   | 茗 | 脩 | 傾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                                                                                                                                               | 想                                                                                                                                                                                                                                                                                                   | 茗 | 脩 | 傾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                                                                                                                                               | 有                                                                                                                                                                                                                                                                                                   | 如 | 中 | 何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                                                                                                                                               | 有                                                                                                                                                                                                                                                                                                   | 如 | 中 | 何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圖十三)</p> <p>蘇軾 (1037-1101)</p> <p>〈書黃州寒食詩卷〉約 1082</p> <p>國立故宮博物院藏</p>                                                                       | <p>(圖十二)</p> <p>a. 米芾(1)叔晦帖 約 1088 日本山本氏收藏</p> <p>(2)茗溪詩卷 1088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p> <p>(3)歲豐帖 約 1093-1094 美國普林斯敦大學美術館</p> <p>b. 閻蒼舒 (1157 進士) 〈西塞漁社圖〉跋 1191</p> <p>c. 蘇軾 (1036-1101) 〈書黃州寒食詩卷〉 約 1082 國立故宮博物院</p>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圖十四)</p> <p>a. 傅鍾繇 (151-230) 〈荐季直表〉</p> <p>約十二世紀〈真賞齋帖〉</p> <p>b. 尤袤 (1124-1193)</p> <p>〈西塞社圖〉跋 1191</p>                                     | <table><tr><td>不</td><td>國</td><td>授</td><td>任</td><td>尚</td><td>當</td></tr><tr><td>不</td><td>國</td><td>授</td><td>任</td><td>尚</td><td>當</td></tr><tr><td>得</td><td>安</td><td>哥</td><td>餘</td><td>餽</td><td>破</td></tr><tr><td>得</td><td>安</td><td>哥</td><td>餘</td><td>餽</td><td>破</td></tr></table> | 不 | 國 | 授 | 任 | 尚 | 當 | 不 | 國 | 授 | 任 | 尚 | 當 | 得 | 安 | 哥 | 餘 | 餽 | 破 | 得 | 安 | 哥 | 餘 | 餽 | 破 |
| 不                                                                                                                                               | 國                                                                                                                                                                                                                                                                                                   | 授 | 任 | 尚 | 當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不                                                                                                                                               | 國                                                                                                                                                                                                                                                                                                   | 授 | 任 | 尚 | 當 |   |   |   |   |   |   |   |   |   |   |   |   |   |   |   |   |   |   |   |   |
| 得                                                                                                                                               | 安                                                                                                                                                                                                                                                                                                   | 哥 | 餘 | 餽 | 破 |   |   |   |   |   |   |   |   |   |   |   |   |   |   |   |   |   |   |   |   |
| 得                                                                                                                                               | 安                                                                                                                                                                                                                                                                                                   | 哥 | 餘 | 餽 | 破 |   |   |   |   |   |   |   |   |   |   |   |   |   |   |   |   |   |   |   |   |
| <p>(圖十五)</p> <p>a. 歐陽洵</p> <p>(1)夢奠帖 東京書道博物館</p> <p>(2)張翰帖 約 644 東京書道博物館</p> <p>(3)卜商帖 約 640 東京書道博物館</p> <p>b. 王蘭 (1128-1192) 〈西塞漁社圖〉跋 1191</p> | <table><tr><td>a</td><td>得</td><td>見</td><td>其</td><td>何</td><td>如</td><td>行</td><td>周</td></tr><tr><td>b</td><td>得</td><td>見</td><td>其</td><td>何</td><td>如</td><td>行</td><td>周</td></tr></table>                                                                                                   | a | 得 | 見 | 其 | 何 | 如 | 行 | 周 | b | 得 | 見 | 其 | 何 | 如 | 行 | 周 |   |   |   |   |   |   |   |   |
| a                                                                                                                                               | 得                                                                                                                                                                                                                                                                                                   | 見 | 其 | 何 | 如 | 行 | 周 |   |   |   |   |   |   |   |   |   |   |   |   |   |   |   |   |   |   |
| b                                                                                                                                               | 得                                                                                                                                                                                                                                                                                                   | 見 | 其 | 何 | 如 | 行 | 周 |   |   |   |   |   |   |   |   |   |   |   |   |   |   |   |   |   |   |



*The life of Li Ch'ieh and the Calligraphy of  
the Southern Sung Literati as Reflected  
in the Postscripts on the Painting  
"Fishing Village of Hsi - sai"*

Feng, You-heng

**Abstract**

By way of an examination the stories behind the painting "Fishing village of Hsi-sai" the paper examines the life of Li Ch'ieh and the calligraphy of the Southern Sung literati. The painter and his seven scholar official friends attempted to promote peace and harmony outside their government positions and to strengthen the emperor's power in their official capacities. Under the bureaucracy and the politics of tolerance, the scholar officials constantly felt the pressure and paradox of their work and began to dream of leisurely living in the countryside. It is easy to see why the creation of paintings in the theme of "retreating and fishing" developed from a combination of this dream and the special geographic environment of the South.

Through the postscripts, this article introduces the lives of the seven scholar officials including Fan Cheng-ta of Kiangsu, Yu Ch'iu and Wang Lin of Anwei, Hong Mai and Chou Pi-t'a of Kianghsi, and Chao Chiong and Yen Chang-shui of Szechuan. These areas not only represent the best areas under the control of the Southern Sung administration, but also illustrate how geographically widespread these talented people were. Furthermore, we can learn abou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i Ch'ieh and his friends, and how he asked them to write the postscripts.

The postscripts not only offer readers the opportunity to further understand Li Ch'ieh's life, but also reveal the motives and circum-

\*The article in Chinese appears from page 六七 to 一二四.

\*\*Translated from the Chinese abstract on page 六七 by Connie Chan.

stances that made him produce his paintings. Besides providing valuable information on the literary accomplishments of the scholar officials to researchers, these postscripts also allow us to appreciate and study the art of calligraphy.

The seven different writing styles of the scholars represent an important link to the history of calligraphy during the Southern Sung period, especially from the period of the four great calligraphers of Northern Sung to the great master calligrapher Chang Chi-chih of the Southern Sung period. Among these seven scholars, the most outstanding calligrapher is nonetheless Fan Cheng-ta.

#### Key Words

*"Fishing Village of Hsi-sai."* 西塞漁社圖

Li Ch'ieh 李結

Fan Cheng-ta 范成大

Yu Ch'iu 尤袤

Wang Lin 王蘭 LACE MUSEUM

Hong Mai 洪邁

Chou Pi-t'a 周必大

Chao Chiong 趙雄

Yen Chang-Shui 閻蒼舒

Southern Sung 南宋

Calligraphy 書法



國立故宮博物院